切問齋文鈔

卷二十二之卷二十四

兵制 刑法 時憲

PL
2718
U3A16
1775
v.8

切問齋文鈔卷第二十二目錄

兵制

李晉卿兵論
孫伯度請興屯政疏
劉武仲設險
李耜卿防海
蔡聞之與總督滿公論臺灣事宜書
岳　行圍訓練疏
王爾緝論餉兵
餉兵兼用麥米說
論馬政
[illegible]制限說

切問齋文鈔卷第二十二目錄

兵制

李晉卿兵論

孫伯度請興屯政疏

劉武仲設險

李耜卿防海

蔡聞之與總督滿公論臺灣事宜書

岳　行圍訓練疏

王爾緝論餉兵

餉兵兼用麥米說

論馬政

姚弱侯請展裁兵期限疏

魏石生明季利弊論
盛秦川書握奇經後
陳和叔養兵議

切問齋文鈔卷第二十二

吳江陸燿朗甫輯

兵制

兵論

李晉卿見卷第一

古者民與兵出於一故天子有六鄉六遂之兵諸侯有三郊三遂之兵此外又有都鄙邱甸之兵其實則皆比閭族黨井邑之民而已漢初亦然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而已其餘則天下有事乃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兵休則仍復於其故故三代秦漢無養兵之費而財用足三代則又不輕於用兵而民力裕其時有農隙講武追胥竭作之法固無患乎武備之不修也六朝日事戰爭而兵與民亦未嘗二至唐府衛之制雖善然已駸駸乎有兵之名而

兵民始二矣於後藩鎮分裂始有長聚不散之兵而天下之費盡於養兵遂自宋至今不能改焉明初則講屯衛之法蓋以天下既定兵無事而坐食不可也屯者漢之所謂屯田也衛者唐之所謂府衛也躧閑曠之地使民耕之而因以爲世業設衛官統之職如州縣是古者寓兵於農今也寓農於兵可以漸省養兵之費而又使爲兵者不至浮浪而無根此所謂不師三代之迹而師其意法至善也今海宇承平而武備不可以不修則餉饋浩繁而屯衛亦不可以不講愚意謂沿邊沿海形勝扼塞要害之地則重兵固不可去法當漸興屯田之利以省歲給且使漸化爲土著之民以固兵心此非得廉幹之帥而用之其事不能成其利不能久也至於腹內近處爲可稍師古制而用民兵何則腹地者備盜賊捍鄉井而已用客兵則地利形勢不習一也主客之情不安二也卒有變

故則無固志三也韓愈言土兵之善以爲無遇敵望風之驚有愛護鄉里之情有勇於自戰之意豈不爲知兵者哉周漢之臨事調發雖難驟復亦宜使著籍之卒更番來往其半在伍則其半歸耕當其歸耕之時則裁其餉給如此則合天下邊腹之兵而計之而費之省者已過半矣又自宋以來兵民分故文武亦分無事則互有猜嫌有事則互相掣肘此而望其同心以敵愾不能也漢家列郡之兵管於太守唐亦每使大臣臨邊此則亦其古意之未墜者倘猶可稍采而師之乎

請興屯政疏

孫伯度 名廷銓號沚亭益都人官大學士謚文定

竊觀古帝王混一區夏之後無歲不捐租薄賦與民休息故其時百姓和樂國運靈長良以其湛恩濊澤入人者深也今

皇上威加四海尺土一民悉遵
王路正當輕徭薄賦愛養休息之時也而按時審勢似有所深顧而未遑者則以兵食至重府無餘藏不能不需之於民耳然以目前計之一歲之賦曾不敷一歲之餉況後此者民力日疲而有限兵食日增而未窮更何以給之以
皇上神畧開天佐命之臣老成尙在不於此時計其通久尙何待耶考明初有軍屯之制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及其有事調發方措給行糧兵休事已旋卽停給歲費不過數百萬自此而外則皆天府之藏也亦安得不左藏充溢紅朽相因坐享殷富之利耶
皇上親政以來廷議亦及兵屯矣及經部覆事下督撫往往以外議搖阻輒罷不行不過以兵力無多調征分防之外固無閒力可耕耳今四方大定征調用稀至於分防之說尤非將畧所宜蓋古

人有言山有猛虎藜藿不採言其威神在已無遠弗震也若必畫地分土尺寸而守之將狎而無威兵分而愈弱人將易之何變之足防也臣謂宜

勅下各督撫鎮道凡有零兵散布皆宜收還本營以時訓練汛地有事則星馳電發捲甲而趨之雖遠必赴即有小醜妄肆當必有震於先聲而不敢動者兵力不分然後徐令講求屯政於其屯營近處或有荒田可墾或因明季舊屯作何方畧可以有成悉心實力確議具題該部即措給牛種俾其刻日興事俟二三年後耔粒收熟簞食可賴則此一鎮錢糧即可永停不撥然後再將其已試之效徧發諸處照例舉行而其首事著績之官亦應破格優敘夫古人一言悟主尚可爵拜通侯似此兵食大計若果有人能為

國家興萬年之利著先事之勤此其為效當不在攻城畧地開疆

展土之下。即酬以封侯世爵。誰曰不宜。而其以次修舉者。亦優敘世蔭之。如此則前事可師。施行有漸。即不能一時盡收其利。但使一二先有成勞。即歲減司農數十萬之金錢。

國計可以日盈。民力亦可以漸息。此聖子神孫萬世之計也。

堂邑志。明王應乾守城說云。縣築土爲城。不足云固。守城民兵二十八人耳。既潰池之警。無與爲守矣。往者有火甲之役。按城市號房火夫閭閻保甲鄉夫謂之火甲以備救火防盜賊遇夜分布巡守。遞相更代。若此則精神不專。視聽不熟。緩急不足恃也。莫若於遞代中選其驍銳者。專司城守。而免其雜役。每門壯丁三十人。共百二十人。各有分地。月終總城守民兵團操之。稱職者賞。每操費不過五六金。一歲捐六十金。而得精兵百五十人。亦足以壯威聲而杜姦萌也。

或曰民方室家是安。而驅之爲兵。毋乃擾乎。是不然。火甲遞代。

彼之所苦顧其守於城業稱省便矣而月終止於一操且有賞勞彼有談笑赴耳此無兵之名有兵之實也或曰大難卒發百五十人其何能爲是又不然難不發於發之日必有所由起方其將起而圖之萃四鄉保甲牌頭等役激勸而合操之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則百五十人可得精兵千五百人旬日立辦皆節制而不可敗矣

設險

劉武仲 見卷第十五

周禮夏官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又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

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此言國有山林川澤之險則因之以爲固無其險則溝涂足以限戎馬之足林木足以當隱蔽之用險成於人而不徒賴其地故坎卦大象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井田廢而溝洫川澮之制剗地無餘連阡平疇蕩蕩極望故在今設險爲難然渠阜林木未嘗不可因其勢而默成之是則地有古今而因地制用者無古今也

防海

李耜卿 見卷第十五

言險者莫如水海尤水之不測者也蓋巨浸稽天既不可以里道計而奸宄駕舟重洋渺如浮漚之著水又不可以追程及所以古來環海攻守其法甚備只可以紀一時之宜終難據爲長策竊嘗考籌海之篇有慎設其守焉有探止泊而遏之有度要害而絕之

三者行則小醜不難靖也我皇上德被八荒威加六合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而且沿海諸州整大帥設巨艦星羅碁置未然之防周且密矣茲又命督撫大臣會巡邊海量度機宜斯誠久安長治之至計也愚請敬陳之夫奸船雖往來海中然非處處皆可登岸必有泊步下碇之所然後奸船可止奸民可出宜嚴檄沿海師將追尋前朝湯和所築自登萊至浙五十九城周德興所築福建海上十六城故址擇其要害量置兵守詰其出入捕其奸細使之孤危無黨所謂慎設其守者此也俞大猷曰沿海安奧可避四面颶風者二十三處可避兩面颶風者一十八處然則奸船雖愍不畏死而疾風怒濤亦必擇善地而停泊焉豈能揚帆鼓櫂常出洋外宜飭邊海巡徼舟將不必以擒賊爲功惟密偵其巢穴即以大師擣之自然可絕

此探止泊而遏之之謂也奸船必資料糧伺掠米商能得幾何所恃漁舟陰載內米與之交通且日需淡水宜登陸汲取此水按程計處皆有常所當責成督撫嚴檄濱海州縣凡採捕漁舟只許單桅平底朝出暮歸不許造雙桅尖底經月不返凡海船取水井泉之處可湮者則湮之不可湮者令土著之民十家輪守設兵專汛嚴立條格犯者抵死此前朝名將俞大猷鄧鍾所反覆丁寧以為此二事實心行之可以千古永絕海患然則度要需而絕之又是三事之最要也

與總督滿公論臺灣事宜書

蔡聞之 見卷第二

日者臺灣告警草竊小寇烏合鳥散山卵之形不足為喻顧承平日久沿海愚民轉相驚惶延及內地五月十五日閣下駐節廈門

爵秩威望足以鎮壓全閩驚寒賊膽趣提帥施公分部速發知南
澳總戎藍公忠勇撽同出征內地凶偪虛僑之輩招以從戎使逞
志於海外執戈荷矢之夫東之舟中市上岸旁無一跡山無伏莽
野無流言此皆閣下懼思不懈加以度量之宏愷惻之周恩信之
著諮訪之密故能動皆中於機會古人所以貴有重臣者此也昔
者羊祜杜預部署乎吳方畧而王濬收其功裴丞相度宣撫淮蔡
而李愬奏其烈卽以臺灣前事言之制府姚公啓聖多方誘諭施
侯琅一舉而定之閣下望實遠追羊杜裴姚諸公而今之草寇奄
奄就盡者既與吳蔡不同又非如昔日之臺灣逋誅積寇者等世
遠於是知賊不足平也但私心所慮者恐士崩枕藉乘勢追逐不
免過於殺掠耳昔曹武惠將破江南忽一日稱疾不視事諸將咸
來問疾告之曰吾之疾非藥石可愈但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

後不殺一人則疾自愈矣後果守其言虞詡戒諸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爲朝歌長時殺賊百餘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不增一口知獲罪於天也臺灣吾故土故民但爲一時脅驅所迫伏望嚴飭將士并移檄施藍二公約以入臺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武惠之仁風復見於今。亦無虞詡朝歌之悔矣。陳生夢林聞已招致幕下此君性行經濟早有國士之稱又嘗修諸羅縣志熟悉臺中情形咨以商搉必能裨補海時炎蒸眠食珍重不宣

行圍訓練疏

岳東美名鍾琪成都人臨洮籍由同知改遊擊官至川陝總督定西大將軍封威信公終提督諡襄勤

竊查川省營伍廢弛急需整頓臣自金川回省即奏請立法整飭務求實效荷蒙

俞允通飭遵行在案今已二年有餘督提兩標并城守營官兵係臣與督臣策楞親加訓練已有起色其鎮協各營均不時檄飭勤加操練臣復於各該營官兵請領季餉赴省之便隨時考驗較之從前亦覺漸有起色然不過技藝嫺熟步武整齊而已而細察其行走步驅之間率多軟弱不甚精悍蓋由兵丁平日溺於便安不習勤勞之所致今思所以振其頹靡練其筋骨使之強健則莫若行圍之一法查向來直省督撫提鎮均有行圍之例每歲於秋冬之際舉行二三次所以習勞苦而勵士氣法至善也臣前在四川提督任內亦會舉行甚爲有益迄今三十餘年不但並未舉行即以行圍之法詢之標員亦茫然不識殊非整飭戎行之道臣受

皇上殊恩畀以封疆重任凡有益於武備無不悉心籌畫務期實效今臣擬於本年冬三月內農功已畢之時查照往例於成都附

郭。擇不近田園依傍山阜之地。不過一百餘里。帶領官兵前往圍獵。往返數日。親加訓練。教以分合進退之方。安營住宿之道。俾馬兵馳驟行間。嫺其騎射。步卒奔走原野。練其足力。先期申明號令。嚴束兵丁。不許騷擾。務使兵民相安。如此勤習。歲行三次。率以爲常。則兵丁習於勞苦。自必日加精悍。馬步技藝。自必日見純熟。且使習知分合進退之方。安營住宿之道。士馬强而有度。行陣暇而能整。誠於邊省營伍。實有裨益。

論餉兵

王爾緝 見卷第十三

兵餉定制。正兵一日給一升。從者七合。頗如京制。一升只可實得六合五勺。且米多取之陳倉。淡而無味。再遇善飯之夫。以六合米蒸飯。亦只可以食一夫。古之養兵者。逐時椎牛饗士。酒肉不離。豈

不知費之難而可惜哉所以壯兵力而收飽騰之效也今且每日米食之不足飽騰二字曾可望乎兵不飽騰而望於戰必勝攻必克有是理耶且與其多而惜其餉致令戰陣無力何如精於擇而食之足以收飽騰之益故今日餉兵之糧不量加不可也卽平日海內兵衆驟難盡加或定爲制凡守兵餉法如舊但凡出兵上陣本兵日給十合大升或麥或米一升爲度而餘丁以七合爲度庶乎情事始合耳

餉兵兼用麥米說

王爾緝

兵糧八麥二米此漢代餉軍法也然使不便於兵卽三代之法亦須更變何况於漢今則按實推論此法蓋於兵甚利且不獨利兵並於國於民無一不利也兵以氣壯勝氣以美味充腹壯麥米皆

養人之物而麥麪之味則視米味爲美其性則食之視米性爲足增氣而健力故北方人無一日不食麪餅而如陝省渭北一帶則且一日三食此物即陝省坐鎭之兵每領來官米亦往往糶錢市餅麪而食也故曰於兵甚利國之用兵爲禦寇讎兵氣而壯是乃制勝之具利也何如況西北省多夏旱故麥率十年七八成而穀則生長成就於三夏十年中往往四五薄歉餉兵八麥二米既屬兵情所宜且於國家備預兵餉之途爲尤便兼麥輕於米運送亦省脚力故曰於國亦利國家之廪糈皆民力所輸而兵用爲多至於今日則西邊用兵其供用爲尤多若通用麥米則小民可就夏秋之獲均輸而易辦況北方諸省種麥三倍於種穀故諺有三秋不敵一夏之語兼秋穀多薄時爲民病故兵糧不但宜麥米兼餉抑且斷宜麥八米二爲不可易之經常蓋一通變而利兵兼足利

國而且以利民法莫良於此也如以麪性易變爲疑則何如易麪以麥一如漢代之制又倘以磨具爲難則獨不思邊上駐兵之鎭每城不下千家數千家何家不有磨具一磨一畜一日可得麪五六十斤卽可養五六十人況如但有微利卽磨主閒丁無不可代辦而正有不需於兵之活法在乎倘又謂大營之磨獨不思巴里坤久住之兵一隊各製一磨只一匠三數日之工力乎且卽使不設磨具口外氣候涼冷但令邊庭所運之麪麥不必入水淘洗卽麪可久貯數月且卽全解淨麥兵丁或炒而食或炒熟搗末作餅而食或卽食炒麪總之盡勝陳倉粟米之味之性而通行不難蓋卽腹裏地方磨具在前亦正有或炒而食或炒熟搗爲炒麪而食者種種皆是想漢代兵餉八麥二米亦皆不離此法隨宜而用斷不至於生吞渾咽卽又何疑於今也是在任餉兵之責者以圓機

調劑收此全利以助成奏凱之全功且永爲餉兵立此良法垂裕百世爾

右如前二説兵糧悉取近地旣不至公私過於勞費且餉兵兼麥並可壯兵氣而生兵力庶幾籌糧一事稍合事宜然如大兵久已出屯口外不但深入進勦之糧糗宜謀萬全卽使坐守今此大營而萬一更逢狡寇盜掠之釁將輕兵逐利所不能免而糧運緩急難隨卽勝負之機直與敵共是亦宜慮也則如古方牛脯炒麪一方與紀効新書中油麪一方可以約齎隨身緩急恃賴是宜按方多製速製逐兵各給二三斤無以憚勞憚費而止是爲宜耳其牛脯炒麪方凡兵皆知無俟開載謹錄紀効新書油麪一方以備查製

每兵一名各將米二升炒黃包裹一升研爲細末一升另包麥

麪二升炒熟一升用熟香油作媒二升取六合用好燒酒浸曬乾再浸以不入爲度研爲麪另包四合用鹽醋曬浸亦以不入爲度曬研爲末另包上書本軍姓名行軍之際非被賊圍困至緊與自己追賊大糧急未能到兵情飢疲不許妄用敢有一兵不如法製與出兵隨行忘帶者與失軍器同罪而如預先製造則責在本營將領親檢點查倘如大將軍下令之後偶到一營差的當人監提一對包裹已就之製麪有一不具不實本營將領隊長即與同罰

論馬政

王爾緝

馬兵之威力國之必需矧今又有西番之釁將來此一路之馬至者當少而此一路之兵需用且多是非實下一番畜聚之法臨用

且之兵威之助.即此便屬缺畧廢弛之端.欲望兵强而威振得乎.然如唐人監牧之制可行而難得其人.如宋保馬之法.則累民而無益於事.爲今之計.弛一切馬禁.飭令兵官旗員與大小有司.合商販馬於邊.以自爲利.除先揀足限定合養數目.牡六牝四自畜外.餘者不拘牡牝.發市變賣.民間私販亦復不禁.亦並不取其稅.庶幾養者多.馬且盛.販者多.馬價賤.將三五年間.官皆有馬.不惟可爲捐納紀錄之用.亦且可取以爲利.補用之不足.民皆養馬.不惟可供騎耕之用.亦且可得滋生騾馬之資.可畜牡以備國家之購耳.比來陝西於側妄狻寃跳梁之始.其初四五年間.馱載之騾盡出本省.陝中官員捐助之馬.半出民間.而無有不足者.蓋由二十年來陝西畜馬之多也.今則公私之騾馬蕩然矣.邊兵未已.西路阻隔.可撫無急圖歟.然已寄馬於官民.而更如思出一監牧之良

法馬得自養於公則取用愈便資用不窮耳然則如唐人監牧之法亦正今日所宜搜講其遺制而寔行之也

請展裁兵期限疏

姚弱侯見卷第十五

日來風聞有裁兵之議竊思內地冗兵有靡糧餉兵日增則餉日絀裁兵以裕餉

廟謨實爲深遠區畫自然周備臣本不應妄言但臣愚見過慮以爲裁兵宜以漸也兵有新增之兵有經制久設之兵議裁新增之兵尚可於經制缺額中補伍若將新舊之兵一時議裁則舊兵有失糧之怨新兵無補伍之望將衆多無賴無歸之人聚之於一地迫之以一時分散恐衆聚則勢成人急則變生雖有賢督撫提鎮加意安插非易事也方今無事之地惟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南

等處兵戢民安財賦足額實爲天下根本至此等地方雖稱腹裏亦多有深山綿亘險阻之處萬一有鋌而走險者雖無足慮然亦不可不深慮也臣請

勅部酌議即於現在議裁之兵將新增者分其緩急次第裁減其經制舊兵暫且照舊存留俟新兵裁汰事畢之後再爲酌議行令該管理軍務各官將老弱者陸續裁汰事故者勿補以漸銷去及至所裁之定額而止不必新舊各項兵丁一時同裁庶裁兵有漸而餉亦漸裕矣

明季利弊論

魏石生 見卷第一

治天下之道固亦多端大要在於定經制正人心厚風俗而已然經制之要莫先於取民有制取民之制在審天下各郡縣地土之

厚薄而定其高下收穫之多寡而權其重輕丈尺之大小而審其規則如南方多種稻而稻地有厚薄之不同北方多種麥穀而麥穀地亦有厚薄之不同收穫多寡有大相懸絕者尺丈大小亦有迥然不同者倘不詳加察覈而定之生民之苦何由蘇乎戶分九則明之制也自明之末季而已不可行矣又況於今日乎種馬之弊起於永樂之時散馬種於民間而歲收其駒名曰俵馬大爲河北山東諸省之害民之傾家產鬻妻子者不可勝計至我

大淸而革俵馬如解百姓之倒懸然馬既去矣每縣折銀至二千餘兩此古所未有也明季驛遞之馬令民間喂養又每驛設驢其喂養馬驢者謂之馬頭驢頭而以驛丞司之僱覔人夫則有遞運所司之凡衝途州縣則令偏僻州縣幫貼然民間賠累至極至我

大淸而令官養官應其收買草豆不無派之民間短尐價值之弊

然百姓甘心而無怨。蓋利其大矣。而小小有弊。不足計也。又如天下衛所。乃明朝蓄兵養馬武備軍政也。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其衛所官長皆以指揮使千百戶為之。而統於京師之五軍都督府。五軍都督府同知僉事。皆以公侯伯為之。如有征討。則設掛印總兵。用文臣參贊。調取各衛兵馬。事平各歸本衛所。法至善也。迨其後天下多事。乃以衛所之軍為不足用。而召募民間之驍悍者以為兵。此輩多四方無籍之徒。主將得人。養之厚而馭之嚴。亦能有功。否則鼓噪逃竄。去而為盜。明之流賊。雖起於飢民。實由此輩為人其中。為之雄長。往往有弓馬技藝精熟過人者。李自成張獻忠皆逃兵中渠魁。故官兵遇之而潰。如飢民烏合。雖百萬亦不能戰也。葛榮之寇。敗於滏口。竇建德之衆。敗於虎牢。皆烏合也。安史之不易平者。正以其徒皆邊陲勁旅耳。此數端者。或用舊法而弊。或變

舊法而敗是以爲天下者在乎斟酌時事變而通之以盡利勿拘拘於膠柱鼓瑟之見斯可以矯偏救弊而不至於國事民生之大壞也可不審哉可不慎哉

書握奇經後

盛秦川 名百二號柚堂秀水人乾隆丙子舉人官淄川縣知縣

握奇經云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此十九字相傳以爲本於風后其法爲六十四陣中十六陣四方各八陣四隅各四陣居中者握奇也四方東爲龍西爲虎南爲鳥北爲蛇卽曲禮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也西北爲天乾也西南爲地坤也東南爲風巽也東北爲雲艮也山出雲也八宮所以定位李衛公云天地風雲本乎旗旄龍虎鳥蛇本乎隊伍無他義也四方爲正四隅爲奇或易之蓋奇無定形無不可也居中之兵倍

四方四方之兵倍四隅所以居重馭輕此八陣之體也又法地軸十二陣居中天衡十六陣重列居兩端天前後䡴八陣前四居右後四居左地前後䡴十二陣前六陣居地軸前後六陣居地軸後風雲各四陣居四隅天地之前䡴爲虎翼風從虎爲蛇蟠後䡴爲飛龍雲從龍爲鳥翔地軸取其鎮靜天衡取其運動䡴者以陷敵決勝風從天雲從地取其不測蛇取其圍繞鳥取其突擊此八陣之用也再分之則天地風雲爲體龍虎鳥蛇爲用天風虎蛇爲陽陣三十二地雲龍鳥爲陰陣三十二又有遊軍二十四陣如偃月形者居於後焉不在八陣之內與前所稱之八陣名同而取義則別此武侯所傳然漢常以立秋日肄孫吳六十四陣是古有之非武侯創爲矣至有所爲變八陣經緯八陣又後人增衍之者也其大要則所爲致人而不致於人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欲簡

不欲繁欲易不欲難不虛內以役外不重本以輕末居者常平更番休息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隊間容隊陣間容陣人間容人而遊軍尤爲至重故皆蹻健不羈之士所立爲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皆昔人之精言要道也徵之於傳邲之戰士季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不虛內之意也繻葛之戰先偏後伍先偏衙也後伍輤也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鳥陣之類也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蛇之類也欒枝曳柴而僞遁原軫郤溱以公族橫擊之風雲之類也要之奇正而已奇正相生循環無端孫子九地篇云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中則首尾皆至桓溫觀武侯夔州八陣曰此常山蛇勢也一言而盡其妙矣或者以常山爲直陣握奇乃方陣譏溫爲妄談真不知而妄譏者歟宋王德用帥真定帝遣使問邊

事。對曰。常時賜諸陣圖。人皆守死法。緩急不相應。以至於敗。願不以賜人。是則然矣。然此乃用圖之罪。而非圖之罪也。神明變化。原不滯於規矩。而由規矩以生。猶之有一定之八風。而後無定之風可得而驗。周髀之言勾股也。曰勾三股四弦五。有人執此法以爲勾必三。股必四。弦必五。施之算術。一步不能行。而因咎周髀之誤。豈不寃哉。杜氏通典言兵詳矣。初不及握奇。且曰龍虎鳥蛇。徒有其說。只恐難教。然八陣之法。部分奇正而已。杜氏乃證之以實事。是善體握奇者杜氏也。其曰難教。蓋爲後人之變八陣。及經緯八陣。支離煩碎。與簡易之旨相反者言之耳。李靖之六花十二陣。杜氏詳載之。非出於八陣而何。若夫八門九宮三奇。此聖人所以神道設教。漢藝文志兵法四種。本有陰陽家假鬼神以爲用者。然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明握奇。人事已失矣。何暇及他。

世人專以八門九星三奇言握奇此其愈神而愈晦也夫

養兵議

陳和叔 名黃中號介巖元和人有東莊遺集

今日治軍之法在汰之使少治之極嚴厚其糧餉重其賞罰則養一兵得收一兵之用否則養兵愈多士苦常飢度支不繼上下交困雖有百萬之師無所用也綠旗之兵自沿邊諸鎮外大約馬一步九其守步月餉計月僅得銀九錢有奇一卒之家約以三口計是一口每日僅得銀一分餘耳夫重賞始得勇夫而薄餉必無强卒故今之名隸伍符者皆市井游惰不克自存計無復之苟延歲月始肯入伍猶且逃亡告退者甚多若其人稍有謀生之策必不肯爲其中更有掛名冊籍規避差徭別營他業以自給而其技藝之不堪又不待言矣夫兵民既分以後軍伍之政不修舉農夫力

耕之稅以供罷懦坐食之兵糜費日滋捍禦無效是兵適爲耗國病民之一蠹不可不求所以善治之法也夫召募之兵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其足以披堅甲冒白刃者不過二十年耳而應募以後即皆廩之終身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俱仰食於官以此推之養兵百萬則是五十萬可去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也府兵之制猝不可復矣則養兵之法亦當爲之斟酌其善者而行之如定募兵之制二十以上則收年過四十五即復爲民而除其籍使其入伍之日先知除籍之限則除之無有怨心且其精力尚可別爲謀生之計此法行而行伍無老弱之兵軍中收簡練之實然法不宜驟變其現在營制姑仍舊規第使營中現兵凡有事故無另爲募補行之十年而疲弱者可汰之使盡因即以汰兵之費倍加贍兵之需則兵可日精矣然庸人習於故常必

以爲紛更軍制且坐少數十萬之兵必憂行伍缺乏此必不然夫邊方內地凡堡寨村落既有團練之士卒各自成軍則守衛自不憂單弱且所汰者皆老弱無用之疲兵存之適足糜財汰之無關輕重治軍之要必自此始況以汰卒之糧加精卒之餉示

國家無銖黍利於其間尤足爲有勇知方之勸至月餉既加而蒐簡之法始可整肅令外省督撫提鎮之閱兵務爲姑息都試之日賞輕罰少積習既久賞不足勸罰不足懲將懦卒驕緩急難恃閱兵之法當列爲差等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有區別若混爲一途則臨陣接戰怯者先逃勇者亦動故選鋒爲治兵要務全才難得貴舍短取長斯人各自效當令督撫提鎮通飭偏裨於本隊中人爲試驗選其弓馬出類膂力兼人有膽氣有智畧四事皆備或三事兼擅者定爲第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

取者爲第二等一事可取或二事粗可觀者爲第三等四事俱不足取而年方强壯可加練習者爲第四等其演習器械苟有專長勝人皆可備二等三等之選並令開報仍親加閱視律以教習條約其賞一人重而必信其罰一人嚴而必果使徧律士卒凜凜焉懼吾不測之恩威然後三軍之士赴湯蹈火惟上所命斯乃爲節制之兵而可收貔虎之用也夫

切問齋文鈔卷二十三目錄

刑法

朱錫鬯原刑
黃震孫五刑辨
田綸霞慎刑纂要序
王伯咨慎刑第三疏
徐原一刑部題名記
田綸霞白雲司引議一則
姚弱侯原免出繼緣坐議
周雅楫清獄省刑疏
趙文饒竊盜照律發落不盡處死說
蔡聞之上儀封張先生書

方靈皐與安溪李相國

姚弱侯請寬罪臣送門疏

請復半獲支俸疏

施尙白與金長眞書

李晉卿請嚴定承審命案處分疏

李鄴園嚴飭諱盜累民疏

宋牧仲山東臬司條議四事

王犀川論獄

陸稼書勸諭監犯文

切問齋文鈔卷第二十三

吳江陸燿朗甫輯

刑法

原刑

朱錫鬯 見卷第二

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皐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刵椓黥之謂。肉刑之始矣。刑者一成而不變。聖人之所甚不忍也。故就典刑命士。流者宥之。鞭扑者贖之。若夫怙終不悛。則法在必誅。賊之爲言殺也。春秋傳晉侯使鉏麑賊趙盾是也。相古有虞之世。畫象而民知禁。赭衣墨幪。別其冠服。使觸罪者知恥悔過。得以自新。自五虐之刑作。殘其形。毀其體膚。斷者不

可復續終其身不敢與士民齒將無所用恥焉彼夫劓刵椓黥在苗民發聞惟腥舜方哀矜庶戮之不辜務遏絕之豈反效尤而以至仁用至不仁之法乎荀卿有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乃班固漢志援俗說著論以爲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昔者鄭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其言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其云禹刑湯刑者初未嘗指爲肉刑而班氏實之孔氏書傳稱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不知何所據依殆無稽之言耳愚考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古文尚書未足深信迨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然則肉刑其昉於周與穆王閔實其罪許罰以鍰是亦不忍人之政矣蓋至漢而文帝始除之仁人哉俾

五虐之刑絶於世可謂盡心焉已顧腐儒之論何謂肉刑當復豈不謬哉作原刑告後之君子治書者兼可明孔傳之僞焉

五刑辨

黄震孫　見卷第一

肉刑非聖人之制也呂刑言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是肉刑爲三苗所作明甚向使堯舜之時本有此五刑則不得言三苗作始矣而虞書之象以典刑五刑有服先儒皆以墨劓剕宮大辟釋之何哉或曰上古之世不廢誅戮苟以五刑爲始於三苗則豈前此無殺人之事耶不知殺非聖人所得已而以劓刵椓黥次殺戮爲五刑則實自三苗始經固分別言之未可以此而槪彼也且蔡氏之釋流宥五刑曰謂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賢勲勞不可加以刑者

則以此寬之則是謂放流輕於五刑矣然當日四凶之惡天下莫不聞舜之誅四凶可謂大刑大獄威震天下然亦止於放流竄殛而已豈其於庶民小罪遽有傷肌膚斷肢體之事此又理之不可信者也吾謂虞書之所謂典刑皆死刑也上古民淳事簡死刑之條止於五故曰五刑其言五服或亦周禮搏焚辜肆之類其言三就或亦戮於市戮於郊戮於甸師之類雖不必盡然要之舜之五刑則斷非三苗之五刑可知矣嗚呼後王德薄世風不古而五虐之刑寖以濫觴墨刑始見於伊訓延及成周遂全用其法傳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蓋其所由來者漸矣而後之議者顧以刑輕則民玩而欲復肉刑夫漢世盜賊之禁至嚴而犯者愈衆苟不能以德禮導民則雖日殺人以求其不犯不可得也而何有於肉刑漢文帝曰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彼議復肉刑者其言亦痛而不德

矣哉。

慎刑纂要序

田綸霞名雯號山薑德州人順治辛丑進士官戶部侍郎有古歡堂集

自刑名之學創於申韓。而秦以法吏爲師。慘礉甚矣。漢蕭何用李悝法經六篇。增而爲九。叔孫通又增爲十八。其時禁網疏濶。蓋庶幾古慎刑之遺意。至趙禹張湯輩出。深文舞智。乃增定律令爲三百五十九章。此太史公酷吏傳之所爲作也。夫湯少時鞫鼠一事。天資刻薄。已胎於此。說者謂孟堅與其裔孫純同時。遂拔湯於酷吏而別置之。以爲史法失實。顧余按漢書湯傳。全襲史記。未嘗少有裁損。卽其於趙禹朱買臣傳中。又復連類及之。讀者往往疾首蹙頞。以湯爲酷吏之尤。然則湯爲酷吏。雖以孟堅欲稍爲之諱。不可得。而其子若孫四世顯貴。究亦不能掩乃祖父鍥薄之行。將世

之甘爲酷吏而不卹者夫亦可以鑒矣徐君文青才優而學醇當世之循良長者也爲秋官郎於三尺竹簡研討有素會詔修律令大臣交章薦之俾司其事君襆被一肩隨二三奚奴偃棲古佛寺中晨䆫夕燈積歲月以專爲之復撰愼刑纂要一編嗟夫君亦知刑之所以不愼乎吕刑載五過之疵於後世流弊言之綦詳然余謂此類之害愼猶其尠小者惟律與例相軋而弗合則主讞者往往畧律從例一或不愼爰書不可復問矣易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周公之告成王曰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彼酷吏之敢於周內羅織弊正坐於不愼故耳君以愼刑名其篇則必爲解網毋爲束濕必爲祥麟威鳳毋爲蒼鷹乳虎使司刑之署得君數輩落落參錯其間爲萬物吐氣其於酷吏之慘礉少恩庶有瘳乎

愼刑第三疏

王伯咨 見卷第九

古者死罪之下爰有軍徒爲地不過二三千里比承明末蠹壞之餘人心不古百弊叢生

世祖先皇帝慮非大加創懲不足以振肅紀綱挽回陋習乃立爲流徙之法蓋亦不得已之權教耳使數年之後風俗丕變人心還淳在

先皇帝未必不弛流徙而償用軍徒臣聞文王治岐罪人不孥今則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矣其情罪重大者連及祖孫矣昔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珽諫曰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遂從其請今

國法方行。臣豈敢遽參末議。但就奉行近法之中。祈稍寓寬恤之意。如許嫁之女。應歸夫家。過繼之子。應歸嗣父。孫不應帶及孫女。子不應帶及子媳。則法行而恩仍留。威著而仁亦寓。於罪人不孥之意。尚有合焉矣。臣聞廣東解家眷入官者。至連及表妹。用刑一過。波濫何窮。此非

朝廷之初意也。仰惟

天語申飭。以養元和。實

宗社靈長無疆之休。

刑部題名記

徐原一　見卷第二

外自提刑按察司所定三流以上罪。內自八旗五城御史諸案牘。統歸於刑部十四司。每歲報聞。而輕重決之。至於新舊條例宜歸

晝一非時矜恤務廣德意天下督撫之所帥以奉行者惟視刑部之所頒下而已蓋易之取象刑獄者有二明在上威在下曰噬嗑威在上明在下曰豐噬嗑象曰明罰勑法先儒以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避勑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畏此皆設於未用刑之前故明在上威在下正今刑部職也若威在上明在下則曰折獄致刑特奉上之法以致之民是有司之職而已故刑者人命所繫而天下人命尤繫於刑部之一官可不慎哉我

祖宗忠厚立國

皇上御極兢兢惟刑之恤每歲論囚多所寬赦臨決之際涕泣減膳猶時諭三法司以無枉濫失入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宜乎致刑措不難矣然予觀自古皐陶爲士終身不遷其官若漢之于定國陳寵何比干皆家世治律明習法比故吏不得因緣爲欺今部掾

史長子孫其中輕重之例惟意所擬居官者對案茫然但僥倖無事速去而已予兄弟先後蒙

恩迭掌邦禁雖稍欲有所施設亦以遷除之急未盡展布也以是求刑之無寃以仰稱

聖天子清問之至意豈不難哉雖然不可不盡心也一案之誤動累多人一例之差貽害數世不惟其時之久暫也粱統以重刑一疏而禍湛門族路溫舒求尚德緩刑子孫顯宦殃慶之積不待其久也且身有去留名姓不滅百世而下悠悠之口誰復相借乎觀此題者庶亦懼而知警

白雲司引議一則

田綸霞 見前

古者明刑弼教之衰而刑至於不勝用往往斷死於前觸禁於後

司刑者又復以私意行之寠人之屬寡營蕺盆千金之子避嫌抵璧內設成心則執此規彼概操一切之法外狃故牘則便襲憚吏莫開一面之綱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或持姑息以惠奸宄上則視堂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見甚且分牒便了而不察事情之曲折立判稱提而不知訟端之原委出入顛倒與吏爲奸飢寒痍斃沉滯不問犯者旣已服辜必令妄及平民以爲誅求之計罪人不卽流決必令廣攀富戸以爲賄囑之媒囹圄桁楊之間白日暗而無光長夜漫而弗旦豈不大可歎哉

原免出繼緣坐議

姚弱侯 見卷第十五

功令凡犯罪應緣坐者雖經出繼不准原免仰見

聖人明斷絕欺朦之路杜巧匿之奸離照當空無幽不察實非臣

下思慮所能量度然臣竊以爲
特旨出於一時法令垂於萬世昔唐太宗時有敕資蔭者多詐冒聽自首不首者死尋有詐蔭事覺大理寺卿戴胄奏以當流太宗怒曰朕敕不首者死而斷之流是示之以不信且胄知敕如是故奏以當流何也胄曰法如是而足臣法官獨不敢虧法耳且敕或一時喜怒所發法乃人主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以一時之怒而欲殺之既知其不可裁之以法而流此所謂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遲回久之卒從胄議故法者萬世之法也緣情定罪酌古垂後者也謹按禮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母服三年爲其本生父母服期年誠以人無二本也謹按律犯罪之人其子孫過房與人者俱不追坐誠以罪無重科也今使爲人後者於本生之父母兄弟不得准律寬免倘其所後之父母兄弟犯罪又當依律緣坐

是一人之身而兩受父母兄弟之連坐。且若使爲人後者本身犯罪。則其所後父母兄弟既當從坐。而其本生父母兄弟又復不得寬免。是以兩處之父母兄弟而皆受一人之連坐也。昔魏毌丘儉之誅。女適劉氏者當從坐。司隷主簿程咸上議曰。女子出適滅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今夫黨見誅。既隨戮。父母有罪又追刑。是一人之身而兼受內外之辟也。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嬰戮於兩門。非所以均法制也。請以後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止從夫家之法。詔爲著令。歷代遵之。夫出繼之子。降其本生父母之服。正與出嫁之女同。女從夫家。男從所後。其情與法一也。今嫁女不嬰戮於二門。而繼子獨禍延於兩父。有重罹之法。無一面之網。臣思

皇上至仁至明。垂念及此。必有惻然不忍者矣。但因律有過房不

坐之條罪人或託名自匿胥吏或緣法爲奸四海之大敢必其無

臣又思

人君猶天地也天之仁無所不覆地之仁無所不載而日月之明幽隱或有所不照雷霆之威奸邪或有所不擊其有所不照有所不擊者無損於日月之明雷霆之威而總以成天地無所不覆無所不載之仁故古帝王立法以懲奸而有罪者或倖逃於法外終不因奸而變法使無辜者反罹於法中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堯舜好生之德所以爲萬世君極者也臣願

皇上以堯舜爲法

宸衷獨斷參酌古今念法爲萬世之法仍

命法官將過房不坐之條一遵

欽定事例其或有託名出繼情事可疑者間以

特旨行之不必永著爲令如此則
皇上無疆之仁不測之威並行而不悖矣謹議

清獄省刑疏

周雅揖名清原武進人康熙已未博學鴻詞官工部侍郎有蓉湖文集

頃因京師春雨偶爾愆期以致上廑
聖懷屢垂咨儆臣再四思維惟有刑獄一事所係甚大雖寛恤之典疊沛屢頒而生命所關不嫌慎重以臣所見數條或令有歷久而漸弛弊有相沿而未革者似應於已禁已行之中再爲申明推廣謹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一倉鋪之濫禁宜永革除也凡內外問刑衙門設有監獄原以羈禁重囚其案內牽連人犯情罪稍輕者准取的保不得一概濫禁定例煌煌固無復可置議矣第查各府州縣於監獄之

外更設有倉有鋪有所有柵有店各處地方名目不同其名雖將犯人暫寄公所實則高牆密禁杻鎖巡防與監獄絲毫不異況監中重囚經上司稽查開放尚有定期惟此羈禁倉鋪者操縱全在本官索詐任於胥役至有淹繫數年死而後已者不肖官員凡遇殷實可啖之戶及地方宿仇或勢豪囑託皆一切填入以為恐嚇報復之地倘遇廉明上司偶爾稽察則詭以暫寄公所為辭違例虐民莫此為甚臣愚以為嗣後各府州縣除監獄外其一切私禁之處似宜飭令盡行拆毀庶貪酷之徒無所施其陷阱矣一枷杖之制宜飭畫一也查例載竹板長五尺五寸大頭濶二寸小頭濶一寸五分重不過二斤枷重二十五斤其杖一百者折責至四十板而止蓋謂此等情罪稍輕原非徒流斬絞之比不過使之痛辱知警而已乃酷員逞刑立威枷有重至百餘斤者板有重至十餘

斤大頭濶四五寸連根帶鬚者且有任意敲扑至五六十板者或連日疊責責後即枷者或枷後迫令跪立者或輕小事情枷至數月或枷犯患病竟不開放醫治膜視致斃者此等受刑之人狠狽之狀無異於徒流性命之危更速於斬絞而官直視為常刑毫不介意臣愚以為嗣後大小衙門除例載某罪用某枷仍照舊遵行或免死減等諸犯仍酌用重枷遵照定例期限外其平常所用枷杖似宜飭令盡遵定制不得逾越分毫至於杖責之數不得過四十枷示之期亦不得過一旬責後三日內不得再責應枷責者俱於枷滿日的決不得先責後枷枷犯有病即保釋醫治不得膜視致斃倘不遵式逾限者按照事情輕重酌予處分庶幾功令益信而刑罰得平矣一夾棍之濫用宜申禁令也查定例內惟謀反等十惡并眞犯死罪及命盜棍蠹應用夾棍亦止許督撫按察使及

地方正印官酌用蓋謂小事不可濫施閒員不得擅用也第查前項所犯俱係情罪重大在下屬既遇此等案件即應通詳院司矣無如州縣官相習成風凡遇自理詞狀不肯虛公推勘輒用夾棍嚴訊究以事情輕小匿不通詳又如學鹽關差俱非問刑衙門其衙役多係市井膏粱不諳用刑次第每致受刑之人終身廢疾又有一種殘酷印官遇應夾事件將犯人種種淩虐或夾置階下另理別事且徑自退堂終日不放者併有明知律例而恣行威福或將一人連夾七八次又夾及膝蓋者凡此等類皆屬非刑臣愚以爲嗣後似宜飭令地方印官非遇通詳事件不許夾訊其大小衙門應行夾訊之事不許更於刑外加刑至於學鹽等官遇有應夾事件似宜應發問刑衙門審理倘有違犯定議作何處分則殘忍之員有所顧忌而小民不至橫罹荼毒矣一代刑之惡習宜嚴懲

徽也。江浙財賦之區，有司專以錢糧爲重，其有事催科者，往往以敲扑從事。遂有一種無賴之徒，專一受僱代責，凡遇比較日期，輒呼朋引類，或頂冒催差，或代稱花戶，或機乘官長昏倦，則易服重來，或暫委佐貳同徵，則分頭受責，在有司以嚴比爲得計，而此輩反以多責作生涯。且民力有限，國課難寬，杖錢之費愈多，則正供之完愈少，至有奸胥玩役，恣意私收，惟恃僱人應比，延挨倖赦者。蠹國害民，莫此爲甚。臣愚以爲此等惡習，似宜嚴行禁止。第伊等代杖之人，若仍予扑責，非其所懼，伏請飭部定議，與出銀僱倩之人，一併嚴行治罪。其有司不行覺察者，併酌定處分。如此則刑法不致混施，而頑民亦知警惕矣。

竊盜照律發落不盡處死說

趙文饒 名俞號蒙泉嘉定人康熙戊辰進士官定陶縣知縣有紺寒集

邑人有進言者曰竊盜爲民患往日獲之多用連鬚節大板每十板加二板責過用牛倒拖以斃其命又或用鐵錘挫其脛今皆不爾得毋寬縱乎余曰非敢然也律文併贓論罪甚明初犯刺杖三犯擬絞原無立殺之條今獲竊盜得實者夾訊責刺枷號分別發落比照律文不爲輕矣且大盜殺人立斬奉文處決亦須半年果如往例比大盜之死更慘而速小盜視大盜反加等論乎三人共盜一瓜事發皆死前史有之此乃衰晚之世今

聖明好生大盜尚有減等發黑龍江者有司敢以非罪非法盡殺之乎古帝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於死中求其生可於生中求其死乎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柔失其則爲弱余以柔道治民於盜未嘗縱舍一人況嚴保甲除窩囤務絶根株柔未失其則也若博赫赫之名徇俗下之請是殺人以媚人違道以干譽仁人不爲余

知循天理。奉
國法而已。知我罪我。聽之可也。

上儀封張先生書

蔡聞之 見卷第二

世遠再拜。吳門得侍左右。爲程限所迫。不得久親教益。蒙先生專使送至宿遷。又承贈書六種。入舟繙閱。繼以熟思。氣歛志肅。恍如提命。世遠兩世受知。及門無與爲比。每念先生之所以待先君。及先君之所以繫心先生者。常至感泣悲不自勝。猥以庸虛無所肖似。先生終不以不材而棄之。鏤心刻骨。將何以自勵而自追耶。數載以來。凡所以居家處世者。往往不敢自同於俗。非矯飾也。中心實有不如是不得者。至於修己治人之道。古之賢人有終身學之。未敢自信。況世遠者。烏足語此。然自受教以來。比之曩時。頗有依

據但未知措之於用其能免於膠柱鼓瑟否耶伏念先生學術辨之毫釐清操勁節照耀古今江南之人皆曰先生以一人坐鎮於上萬姓安享於下此非虛語也世遠過揚州聞今春華落地稅懽聲載道由此推之居大位得專制於一方諸如此類尋究行之下江之福可勝旣乎江蘇事務繁多所望徧察官箴洞悉民情明以周之斷以出之火耗則釐其重者究之奸猾則擇其尤者處之禁婦女之遊觀黜浮侈以從儉如是而吏民不悅服風俗不淳厚者未之有也更有陳者自古仁人治獄皆以不株連及速結爲上是故田叔之燒獄詞至今稱之龔遂治渤海但令持田器者卽赦之唐太宗使崔仁師按獄青州孫伏伽議其多所平反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知其寃而不爲伸耶自此矜全甚衆今揚州一獄海中一案伏望不株連而速結仁心之所及者宏矣江蘇

爲五方商人聚集之地稽查亦不必過於嚴瑣邇來間有煩言非不諒先生之竭誠盡愼體國愛民無纖毫之私也然君子作事不令人諒而令人服不肯姑息苟且以徇一時之毀譽而尤必使下情畢達無纖悉幾微之不周故世遠謂米禁及船隻之事更當持之以寬德莫大焉世遠自受知以來未嘗有一字之欺試舉閩中吳門所言者而覆按之或諒其無私而偶有當也夫其無私而偶有當者則皆平日受教於先生者也受教於先生者先生固已躬自行之而世遠尤不以爲贅而言之則以此心之惓惓而不能自已也伏惟慈諒而垂察焉

與安溪李相國

方靈皐 見卷第五

老母數日痰氣襲逆倍甚於前晝夜無寧晷某於此時尚何心及

外事而有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者昨聞某官虧空一疏遠近爭駭果用其議則旬月中故吏誅戮者數千人械繫而流者數千家期年之內天下郡縣承追之吏奪官者十八九凡今之吏孰是畏名義而輕去其官者操之太蹙必巧法別取以求自脫恐繼自今患民得安其生者鮮矣聞大司寇韓城張公止其議至再三彼於同官尚不忍其動於惡況閣下曰與

天子議政於廟堂而可使國立謗政民滋其毒哉又聞在事者多云

天子不嗜殺人將從末減放流而止耳嗚呼刑罰之施惟其當否耳使所虧庫金果羣吏侵欺以便其身家雖誅戮之不爲厲而陷此者多困於公事採辦與大吏之求其坐驕奢不節者十無一二焉故數十年來執法者明知其弊而姑寬假之若以放流爲輕罰

而可亟施則未知其去死刑一間耳卽以某身言之聖主赦其死罪又免放流而老母之北行也家人以赴任爲言舟車之適與無罪者等徒以異水土思鄉井而遘此篤疾今諸公不昌言某議之非而徒恃天子之寬仁萬一果如所料用其議而從末減則此數千家老弱無罪而死者不知其幾矣閣下嘗語余曰聖人之心卽吾人之心也今使吾人殺一無罪而得爲王侯必不爲也則聖人之不以天下易此無疑也某嘗誦之以爲明道之言然則閣下宜用此言於今日矣以去就爭之可也荀子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體國之義當重以爲憂非徒望閣下爲盛德事伏惟鑒察不宣

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不足

以禁天下之惡不恕不可以通天下之情

請寬罪臣送門疏

姚弱侯 見卷第十五

朝廷之待大臣平日則遇以恩使竭其力有罪則存其體使愧其心唐太宗皇帝時嘗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唐太宗曰善果官至五品不爲卑矣今雖有罪豈得與諸囚爲伍勅自今五品以上犯罪聽於朝堂候旨又自成周以來歷代帝王及會典開載至
本朝大清律皆有八議之法其曰議功者言有能或斬將奪旗或開拓疆宇有大勲勞者也其曰議貴者言爵一品及文武職事官三品以上者也凡此八議之人非犯十惡大罪其犯他罪俱與平人不同以見大臣雖有負
朝廷之事而

朝廷終不失待大臣之體恩至厚也臣聞近日兵部滿漢諸大臣皆因負罪鎖禁發門臣深恨其身爲大臣有負
皇上宏恩但念諸臣皆官列大僚素叨豢養今寒天凍夜冷鎖三重寢食艱難便利不寧恐有衰年老憊之人積成疾病是不死於國法而或死於天災非所以廣
皇仁也且發在各門上通衢大路萬目觀瞻功臣貴臣免冠帶鎖愧辱難堪非所以存國體也臣竊我
皇上至仁至慈念及於此必有惻然不忍者矣臣愚謂大臣有犯自可發於刑部令人看守待其審明案定治以應得之罪免其帶鎖發門以明
朝廷優待大臣雖經犯罪猶與平人少異則國法
聖恩並行不悖如雷霆雨露並降自

天。非臣下之所敢望也。倘
皇上以臣言為愚忠可採。國體有關。仍乞
著為永令。使傳之天下。垂之史冊。謂
恩禮大臣。永除帶鎖發門之令。自我
皇上而始。雖宋太祖傳國戒碑。不足為美矣。豈不盛哉。

請復半獲支俸疏

姚弱侯

臣思安民必先弭盜。今盜之日熾。由於官之諱盜也。臣又思官諱盜之處分。至於革職。而報盜承緝之處分。止於住俸停陞過限不獲。止於降調。人情之於處分。莫不避重擇輕。獨至於盜案。則必不肯就其處分之輕者。而甘心犯其最重者。是豈無故哉。臣再四思之。而知其諱盜。非得已也。蓋以盜案一報。勒限全獲之法。有以迫

之也何也盜之必不能每案全獲每名全獲者事之無計可施者也各盜本非一地之人聚謀行刼則臨時合夥刼罷分贓則四路迸散既散之後或有眞實病死者溺死者別處行刼而殺死者死盜不可復生案盜何從全獲即如知名大盜處處挨捕之于七究竟或逃或死總未拏獲況其餘小盜乎故案盜欲按名全獲勢必不能而見行事例雖十盜獲九一名不獲仍住俸停陞矣限期一滿則降級調用矣人情誰不顧惜功名冀望陞轉不幸地方失盜未報之先預畏全獲之難爲行險倖免之計於是有諱盜不報者諱强爲竊者捏報盜殺爲姦殺讐殺者既報之後必結全獲之局以銷住俸停陞之案於是有減報盜數者拷掠良民酒醋灌鼻香燻石壓以充盜數者案盜未全獲謊稱溺死殺死以報全獲者此等盜案既諱而未報及未獲而謊報全獲之後其案內漏網諸盜

雖公行村市捕役不敢詰承緝官不敢拏恐一拏獲眞盜上司聞知而從前諱盜減報等罪與之併發盜未正法官先革職矣故盜之曰熾官護之也官非護盜乃避法而自護也今欲拔諱盜之根當速更勒限全獲之例臣查

大清律開載除盜刼倉庫獄囚或殺死職官或聚至百人以上者勒限盡數拏獲外其各處民間被刼印捕等官一月不獲通行住俸候拏獲一半以上准開支等語正慮民間被刼易於隱諱故定例獲半以後官不住俸停陞盜仍照案緝拏寬於官而嚴於盜其法甚善今所宜酌復舊例者何也文武承緝各官知開俸非難望陞有路必不肯諱盜以冒革職之險而從前捏報諱報等弊自息矣又一案之盜未全獲者不妨實報未獲照案緝拏而從前減報盜數拷良爲盜謊報全獲等弊又自息矣盜一日不獲其照案緝

拏之案一日不銷嗣後訪得可以續拏拏得可以續報雖有未獲餘盜亦人人在畏緝之中年年皆畏緝之時而從前承緝各官不敢拏漏網之盜等弊又自息矣此復一例而三善備者也臣查康熙十六年九月內晉撫臣楊熙曾引律具疏奏有照律緝盜說得是著詳議具奏之

旨楊熙疏中引律文此欵言之不詳而部覆此欵亦與律不符至今舊例未復此臣所以冒昧再請者也或曰官不停陞則官於獲半之後不加意續緝是縱一半之盜也此說似是而實非也何也律例不勒令全獲而報全獲者實數也即不能全獲而報半獲者亦實數也見行事例勒令全獲而報全獲者虛名也甚至諱盜不報舉一案之盜而全縱之不止於縱其半也若云毎案果真全獲天下當已無盜而盜之日熾又何故耶總之盜案以民間被刼者

爲多。諱盜以民間被刼者爲易，原與盜刼城池倉庫等項，事跡昭著不能隱諱者不同。若立法太嚴而難行，則官避法，避法則諱盜者多。盜不畏緝而愈熾。法雖寬而易遵，則官守法，守法則諱盜者少。盜畏緝而漸息。

與金長眞書

施倘白 見卷第四

寵命下。喜躍數日，非獨爲老公祖賀遷擢也，蓋爲
盛世喜祥刑之得人，爲江鄉喜民命之有賴也。史稱張釋之于定國，一曰天下無冤民，一曰民自以不冤。蓋謂聽斷得平耳。今法吏或武健嚴酷，草菅民命，以囹圄爲質庫，以爰書操金劵，其間冤濫不少。近又見有執法大吏多行不義，無所瀰補，乃以故放罪人爲種德，則有縱兇惡而殃善良者矣。皇天無親，惟善是與，縱惡人以

殃善良非仁恕之道書曰刑期於無刑惟明克允孔子曰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
國家赦令數頒恤刑四出而盜賊奸宄日衆以刑罰之未中益相
習而無忌憚也如果平心執法輕重得宜歐陽公所云求其生而
不得則死者之心與我俱無憾此所謂惟明克允者也老公祖旣
明且仁辨此綽如矣僕復云爾者蓋有所懲而然也江南獄訟繁
多躬親綜覈則太勞倚任吏胥則滋弊惟一代大賢駕輕就熟折
獄不煩于廷尉之高門不足數矣

請嚴定承審命案處分疏

李晉卿 見卷第一

吏治民生之要莫如錢糧刑名二事倘積案不清曠日持久未有
不爲叢弊之藪者臣前因屬員錢糧虧空其是侵是那之處積年

不行審明、曾經陳請嚴定承審期限之例、已奉
旨欽遵通行在案、伏查刑名中最重大者、乃命案盜案、而命案又
與盜案不同、蓋盜案內、或有渠魁未獲等候提拏、或有贓證未明、
須待質對、更有官役人等挾仇攀誣、賄買銷案、指良為盜等項、必
須反覆研審真情、原非可以速結之事、至人命一項、雖有謀故仇
鬬之分、然斃命告官之日、原被證佐多係同邑同里之人。承問官
立可勾拏質審。如真兇果有脫逃未獲、又例不扣限、非如盜案未
經獲賊先行勒限緝拏者可比、所以命案從前原與盜案、俱扣限
一年、後因人命易結、改限半年在案、今各州縣於人命事件、告官
通詳後、或已犯證提齊、情事真實、而乃塵積一二年、不行招解、且
有賄囑道府、託故翻駁、改招易罪等弊、以致命案久懸、毋難審結、
秉公察審、斷無難結之理。只因地方官遇有人命之事。或為權勢

制歷或以利欲熏心故為遷延遲緩以圖出入開脫之法且又事
情重大耳目難欺一則牽於財勢一則怯於公論遂拖延歲月意
在監斃原告以滅口完案者更有聽惡役借端苛索無故牽連鄰
里株連無辜名為研審真偽實為借命居奇者種種弊竇總以命
案限滿不過以遲延題參而承審有司罪止罰俸未有嚴定上下
處分以致任意稽延歷年積歲事久則要挾營求者愈多獄淹則
疾病死亡者益眾而且波累良民匍匐千里羈留一二年不得耕
商生理者一案之中動以十數誠不可不嚴立限期以求速結而
清弊端也臣請將一切命案照例勒限半年專責巡道嚴催府州
縣速行完結如初次違限不結指參仍照常例議處外自參遲延
後又有四月之限儘可審解如再有不結復行揭參遲延者必將
巡道府州縣上下承問各官亦照臣題定承審虧空新例以易結

不結嚴行參處如有聽訟不平鍛鍊失實等項另行嚴查究劾庶命案無久稽之虞而刑名之弊可清官吏之奸可破囹圄可無幽滯而良善得以安生矣

嚴飭諱盜累民疏

李鄴園 見卷第十四

竊惟近來盜賊日多皆由諱盜諱盜日多皆由民間不敢報盜夫民間被盜受害不謂不慘矣顧隱忍而不敢報者非甘心諱盜也良由

功令森嚴地方官痛心疾首不欲聞民間被盜之事故民間報強盜官必曰竊盜民間報強盜殺人官必曰讐殺姦殺蓋以強盜殺人則官有緝賊處分竊盜與讐殺姦殺則官無緝賊處分故也於是民報盜而官不緝盜反行拷民至有拶逼失主幼女勒供其兄

自殺其父如夏縣署印官張岜等事者此是失主既有家破人亡之苦問官又故生枝節中以危法奇寃異慘控告無門此其不敢報盜者一也即地方官差捕緝賊矣而積捕不肯踪跡盜賊反以抑勒失主先索酒食次講差規不饜不休以至上下比較往來解審枚錢路費一切取辦於失主小民身家能有幾何强盜搜括於前兵捕剝削於後貲財產業倍加凋零如武邑縣失主李進才被解役劉自玉等逼要盤費情極毆斃二命甘心抵償則是被盜時幸而不死報盜後反不樂生此其不敢報盜者二也强盜大案勢必三推六問失主處處隨審廢業拋家一日盜案未結一日不得釋放且解到之處問官又未必即審累月經年奔馳守候累死途中者有之淹斃旅店者有之則是强盜未正典刑失主先登鬼籙此其不敢報盜者三也竊念民間被盜已爲極苦乃地方官不能

爲民靖盜反咎民以被盜累官雖明知其苦毫無體恤以致各處地方失主紛紜有一起盜案在審緝之際即有一起失主在湯火之中臣乞

敕部確議通行直省督撫嚴加禁飭以後民間被盜止許據報緝賊不許事外生情故勘失主捕役承緝止許體訪真賊不許需索食費擾害失主即獲盜究審亦止須失主本地認贓不許逐處隨審拖累無休違者該督撫立加參處以爲庇盜殃民之戒自此被盜之家稍得安生應報之盜寧甘容忍則諱盜者自少而獲盜者必多矣

山東臬司條議四事

宋牧仲 見卷第八

本司昔在西曹斷獄務求不枉今叨東臬蒞囚尤矢無冤况逢本

院念切好生更當仰承德意每於命盜重案俱屬民命攸關無不剖隱抉微細心推勘庶幾惟明克允論辟公平惟是山左民多鬬狠俗善攻訐案牘紛紜命盜十居七八情事果眞自應一一伏法無如捕役每多誣良訟師率多傾陷若不嚴加創懲流禍莫可底止所有積弊並應革除本司聞見最眞合無呈請本院俯賜通飭於以清刑獄而安民生惠政所垂眞無紀極矣

其一誣良之害宜除也山左盜案較諸別省爲多司民牧者自應多方消弭務使奸宄屏息閭閻敉寧方稱厥職乃於平日既不講求消弭之方與夫防禦之法及至一鬨剽刼始倉皇失措懼罹叅罰罔恤民瘼或諱强爲竊或諱刼爲仇勒改報呈多方揑飾止求冺全於一時不顧敗露於後日如濟寧衛之徐士貞被盜焚刼燒死二命而勒改是仇將無辜之楊開美等酷刑供認俱陷大辟經

本司審屬寃誣。現在報叅。如臨朐縣之官衙被刼。捕役張坦。誣拏
良民周青年等五人爲盜。歷經研訊。絕無贓據。亦在查取職名報
叅。卽此二案。現經摘發者。已足爲誣良左劵矣。其有勢難諱隱申
報之案。已經拏獲盜犯。每多遲延不解。旋卽報病報斃。希冀滅口
充數。倘有寃誣。無可自白。此種屈情。殊可痛心。又有案緝之盜。內
有臨限報獲。隨報病斃。尤多妄拏平人。致死銷案情弊。所當並行
立法釐革。嗣後各屬獲盜。如在當場被擒。贓械無俟。起獲本犯供
認足憑。一面追緝餘黨。卽將現獲之盜。於五日內解府。該府訊確。
於五日內解司。本司審明。卽於五日內解院。如敢違限不解。指稱
緝拏夥盜。任意遷延。未經本司親審。旋報病故者。除將所獲之犯。
不准入案外。立提經承禁卒捕役。嚴究誣良致死情由。遵照定例。
究擬。官以誣陷平民揭叅。庶人知警惕。大害可除。二東之民。得以

安生矣。

其二詞訟之刁訐宜戢也。本司衙門。爲庶獄受成之地。各屬如有聽斷不公。婪贓枉法。應即報參。以清吏治。小民如有豪强吞噬。貪婪暴虐。卽應驅除。以袪民害。竊謂郡守爲州縣表率。尤宜決獄公平。執法不撓。俾各屬知所效法。庶幾刑措之化。不難坐致。合無詳請本院通飭各府。將自理詞訟已經審結者。逐件造册。摘敘簡明畧節數語。於前件之下。每季造册二本。報院報司。則於聽斷果否無私。可以按籍稽核。無容掩飾。如果決獄公平。卽可以此而定殿最。查一歲之內。除停訟之外。所理詞訟。僅止八閱月耳。案件無多。每季不過造册數十頁。非屬繁重難事。各府亦易遵行者。至於民間詞訟。如戶婚田土鬭毆細事。止赴該府州縣告理。卽有命盜重情。與夫豪勢蠹惡。亦必先控州縣。俟審結之後。果有寃抑未伸。方

許赴府具控，府審猶未得伸，方赴司道控訴，再有冤抑，始赴院控，此成例也。近見健訟刁棍，或在州縣有詞未結，道府會控未准，輒赴省會。遠者跋涉千里，近者亦不下數百里，跪路呼冤，攔輿叫屈，呼天搶地，似有至大之怨，不白之情，而究其始末，或以病死為人命，或以忿爭為殺搶，或以遠年稱近事，或將已結作新詞，變幻譸張，莫可方物。若有各府季報之冊，則其控府與否，易於稽核，作何審斷，一目了結，而告詞之虛實，亦從可識矣。此等奸徒，嚴加究處，刁訐之風，自將漸戢，亦使民無訟之一端也。

其三獄囚之積骸宜瘞也。小民無知犯法，羈禁囹圄，即欲改過自新，難脫文網，受此桎梏之苦，豈無悔心之萌，即使罪當情真，亦可矜憫，矧夫無辜濫繫，更可哀憐。衣服不能充身，奚問飲食，妻子不得覿面，何況親朋，更有被人株連，原非自作之孽，一入獄門，驟難

昭雪或染瘟疫而殞生或被箠楚而畢命拘幽莫告野葬無期本司前任通永道時訪知各屬多有此弊深爲悽惻亟以瘞埋上請蓋獄中之隙地幾何日後之囚骸愈積若不盡行起出葬諸高原將來充牣其間竟成野塚即使生時犯法一死已無可加況於存日被冤三尺在所不及竟塡圜土終無見天之期長化獄燐永作戴盆之鬼久埋之骨難免冤氣纏綿新斃之囚更有臭味侵染疫癘時作瘐斃愈多民命所關禁戢難緩本司受事之後查有歷城縣與濟南府監斃囚犯沉埋獄內相沿已久尙未更張誠恐六郡之中不能盡無合行呈請本院特賜通飭凡在監屍骨悉行遷瘞嗣後如有病斃之犯一經報明即令親屬領埋如無親屬方遣土工擡出深埋義塚不得仍塡獄底亦不許抛棄道旁如敢故違專管獄官刑書禁卒嚴提重處印官即行揭報此法一立不特澤及

枯骨亦感化人心之一助也

其四解役之疎脫宜慎也各屬起解人犯非關
欽部大件即屬命盜重囚差遣必係正身不許代倩僱覔蓋恐中途疎脫僉差之官既不免於報叅同解之役亦難免於拖累不得不慎重也本司近見各屬申解重犯名雖一犯二解其實僅有虛名批上姓字雖存途中並不管押優游家內行止自由點發之際尚隨同伴唱名投審之時不過僱人聽點官固漫不經心視爲可緩之務役竟全不在意置若不急之圖抑且所遣之人率多民壯在於所押之犯無非奸徒伏處押中尚有山林之想跋涉途次寧無奔逸之思況其黨羽甚繁隨處皆可避匿金錢可利貪心即入牢籠一旦脫逃多方蹤緝立被叅罰無可挽回若不預籌於幾先必致貽疚於事後合無呈請本院通飭各屬嗣後起解人犯務選

精壯强健現有身家解役責令親身解押或有一批而解犯五六名者其一犯名下註明解役二名如有疎脫即將原管解役追究與同解之別役絕不干連則責成旣專自無觀望偷安之事而批註旣明可免彼此推諉之弊然此止就本地解審人犯而言本司竊見山左中東兩路爲南北往來孔道解部逃人重犯絡繹載途所經州縣率多忽畧類以不堪之役管押往往逍遙途中攫取食物擾害民間甚有稽延四五日者深可痛恨并請本院通飭各屬後有逃人重犯押解到境如南來者即於郯城縣發一小票上註某月某日某時到某州縣一日務行五十里計程定限至德州出境將此票申繳濟南府稽查如有違限按名提究或係兗州府所屬州縣違限關會該府查究如北來者即於德州發一小票註明定限至郯城縣出境將此票申繳兗州府如有違限按名提究或

係濟南府所屬州縣違限即關會該府查究彼此互相稽察積弊自可頓除庶逃人重犯既免疎虞而大路居民亦免騷擾之患矣

讞獄

王犀川 見卷第十一

古云殺人者死但獄貴初成傷憑細檢不可有不盡之心不可有不殫之力遲則變生速則事定余三任州縣所定命案不下百餘惟於當場研取確情從未在堂錄四一遇命案單騎前赴兼裹數日糧從僕二人刑書二人幹役二人快頭一人仵作一人皂隸四人不令遠離一步以杜私弊公案離檢所不過丈餘至則先問兩造口詞即令仵作同兩造及地保公同檢驗不厭其詳所報傷跡先錄草單俟三詞合同方親至檢所逐一加驗稍有疑惑令仵作復驗果見傷跡兇具相符然後親注傷格如犯證俱齊即先錄鄰

保口詞再錄證見再錄死者之親眾供畫一始取兇犯口詞或一
人或兩三人細細研鞫分別何人造意何人先下手何人傷致命
務求顛末了然確定首從不可模糊所傷械物迅即追起不可姑
緩果無遁情再復問各犯翻駁盡致果無反覆令刑書朗誦口詞
與各犯仔細傾聽書押畢即將兇犯重杖其不行解散助毆加功
者亦加重杖以紓生者之忿以慰死者之心各犯應釋者釋應保
者保應羈者羈務於當場研決不得遲滯牽累返署後即行申報
密即申敘招看覆核妥協俟憲批下日即行點解斷不從書役之
言以不迫限爲遷延之役也夫不於堂上對簿則主唆起滅之奸
弊易絕不待久遠起解則殺人正兇之供吐難移此余數年親歷
者也如檢驗時兇犯脫逃或所去不遠即令隨從幹役刻即追捕
倘於一二日度其可獲即在彼處坐候了局或已遠颺即懸賞緝

捕仍於當塲將各犯口詞照前錄定歸畧俟獲犯之日先行密審然後質對立卽起解所謂遲則變生速則事定者如此

勸諭監犯文

陸稼書 見卷第一

爾等犯人這身子也是父母生下的當初父母生你的時節也望你成家立業望你養老送終望你榮宗耀祖誰想你今日到這箇地位這皆由你一念之差不安生理好喫酒好賭錢交結匪類遂做出這箇事來其中也有窮極了沒奈何去做的也有家裏儘可過得道這箇是好生意不肯收心自恃勢力無敢發覺放膽爲非毫無忌憚希圖分得財物大家快活不知天理難容王法難躲一朝敗露披枷帶鎖淹禁牢獄在官府豈不知愛惜你一樣的皮肉只是法上去不得了沒奈何只得將刑罰加在你身你等遂受盡

了苦楚。若是強盜。則屍抛曠野。頭掛路旁。固不必言。就是竊盜。也有竊盜的刑罰。有何趣味。你的妻子在家裏悲啼。你的父母在家裏痛哭。又對人羞恥。說不出來。真可酸心。迴想當初若不是一念之差。守分安貧。聽天由命。就是吞飢忍餓。强如今日受這般苦楚。如今悔也遲了。然天地間人。也沒有一定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只要你等將這箇心改正了。痛悔向日的不是。一心要守分安貧。如今若得出去。再不敢喫酒賭錢。再不敢交結匪類。再不敢做這樣非爲的事。將

聖諭六言時刻在念頭上轉。你若有了這箇心。卽使今日便死。也做一箇好鬼。若僥倖出去。便從新做箇好人。日遠一日。人只見你後來的好處。漸漸忘了你向日的醜行。依舊可以成家立業。依舊可以養老送終。依舊可以榮宗耀祖。不枉了父母生你的心。切不

可說我今日已做壞了索性做一箇不好的人罷如此則永遠無出頭日子了然更有一說你今日要將這箇心改正也不可看容易了須要將主意拏定方纔改得若主意不定旁邊匪類的人將不好的話來引誘你你被他引去了向日不好的念頭從新發出來了切記切記我今這一番話眞箇是你們對病之藥無非哀憐你們一樣是父母所生的故諄諄勸化你你們也動心麼你們這一點動的心便是做好人的根基切不可輕看了努力努力

切問齋文鈔卷第二十四目錄

時憲

王寅旭授時策
李耜卿論聖人作憲之原
　論推驗修改之實
梅定九憲學源流論
李晉卿記四分法
　記太初法
　記渾儀
戴東原璿璣玉衡解
梅定九弧三角舉要序
陳對初中西算法異同論

王寅旭新法序
薛儀甫舊中法選要序
中法占驗序
馬宛斯論分野
顧景范分野序
戴東原七政解
盛秦川柚堂筆談

卷中憲字法字俱避
御名酌改隨宜異文仍加○以別於元文憲法二字其援引經文
御名二字未便改易者恭注

切問齋文鈔卷第二十四

吳江陸燿朗甫輯

時憲

授時策

王寅旭 見卷第六

古之善言憲者有二易大傳曰革君子以治御名明時子輿氏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其道主乎革故無數百年不改之法然不明其故則亦無以為改憲之端太初以來治憲者七十餘家莫不有所修明當時亦各自謂度越前人而行之未久差天已遠往往廢不復用何也是在創法之人不能深推理數而附合於蓍卦鍾律以為奇增損於積年日法以為定或陰用前法而稍易其名或偶悟一事而自足其智欲其永久無弊豈可得哉執事以

新法既非舊法未必無誤而博訪於草澤也此正愚所樂得而縷陳者也欲知新法之誠非須核其非之實欲使舊法之無誤宜釐其誤之由然後天官家言在今可以盡革其弊將來可以益明其故矣舊法之屈於西學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者之無其人也今考西法所矜勝者不過數端疇人子弟駭於創聞學士大夫喜其瑰異互相夸耀以為古所未有孰知此數端者悉具舊法之中而非彼所獨得乎一曰平氣以步中節也舊法不有分至以授人時四正以定日躔乎一曰最高最卑以步朓朒也舊法不有盈縮遲疾乎一曰眞會視會以步交食也舊法不有朔望加減食甚定時乎一曰小輪歲輪以步五星也舊法不有平合定合晨夕伏見疾遲留退乎一曰南北地度以步北極之高下東西地度以步加時之先後也舊法不有里差之術乎大約古人立一法必有

一理詳於法而不著於理理具法中好學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竊取其意豈能越其範圍就彼所自命創始事不過如此其大畧可知矣至於日刻之改天度之殊則習於師說而不能變通反以伐能爭勝齗齗異己不知果何關於疏密乎且新法布算悉用憲表日行惟一而日躔表與五緯表差至五十五秒月轉惟一而月離表與交食表差至二十三分日差惟一而日躔與月離各具一表則躔離安得合天加時安得畫一乎是以辛丑臘月晦新法非朔而謂朔癸卯七月望食新法當既而不既其爲僞謬昭然共見不可掩也夫新法之戾於舊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於舊法如彼然則當專用舊法乎而又非也元氏之後載祀三百未經修改法雖盡善安能無弊故年遠數盈則憲元四應或弗密也朓朒過強則朔望加時或弗協也交限失真則薄食

分秒。未可定也。纏度不紀。則凌犯有無。難預期也。至如五星段目。昔人止錄舊章。黃道辰宿。迄今猶用辛巳。何可以爲定法乎。若是則何從而可。從乎天而已。古人有言。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法所已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吻合。猶恐有偶合之緣。測愈久則數愈密。思愈精則理愈出。以古法爲型範。而取材於天行。考圭漏。審圭表。愼擇人。詳著法。則異同之見。漸可盡泯。成憲一定。不難媲美羲和。高出近代矣。

聖人作憲之原

李耜卿　見卷第十五

聖人作憲。大抵爲順天以授時而已。天道之大。在寒暑四時。而寒暑四時。運於無形。不可見也。於是即日月星辰之行度。以爲氣序之準則。是故察日之出沒。而晝夜明焉。察月之往來。而朔晦明焉。

察日之發斂而冬夏明焉書所謂御名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易所謂治御名明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皆謂是也寒暑晝夜者天道之綱民用之本其驗繫乎日星故聖人定四方候昏旦參四時考晷景以測日數漏刻以推星而分至啓閉無所爽其候焉至於朔晦望茲雖非民事所關而聖人亦欲其參合而無閒故復立閏法以紀月正次舍以定辰使寒暑朔晦日月星辰皆相成而不悖蓋所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者如此此堯典數章所以爲萬世治憲之祖也至其所以治之之具曰憲與象解者曰憲紀數之書也象觀天之器也有憲而無象焉不可也所謂象者大端有四一曰儀璿璣是也蓋天度渾淪日月五星經緯異道遲速異勢其間離合遠近不可以目力齊也故爲儀以象渾天刻南北東西相距之度數與日月經天之行道轉而望之以知躔離進退之常伏逆遲留之

變則雖銖徑之間而天體無所遁其形矣二曰管玉衡是也雖以儀窺天而人之轉瞬難定故復以管定之橫於璣之上而凝眸焉則考宿度望中星皆可以不失其位矣三曰表土圭是也所以致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者也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長短之中裁之則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景揆之則知東西以午中之景正之則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皆由此也四曰漏分日爲百刻而節水爲漏以數其刻此又所以權衡乎儀管表晷之間定其分限以爲測候之準者也四者互相參質以求天驗之詳則所謂施之於憲頒之於天下者其推步不至於或差矣蓋唐虞三代之遺法其可考者如此

推驗修改之實

李耜卿

夫天道大矣在天爲每文者在人未有分秒之可名毫末之可察也(法)雖至密毫末之下豈所能分差之毫釐積久成著理勢然也是故治(憲)不免於修改而修改莫先於推驗推驗之要曰測晷影以驗氣考交食以驗朔候合見以驗星亘億萬年而不可易者夫日躔之無常者東西而其有定者南北以其晷而測其躔積年累歲以數相稽則氣分宜可定矣於是以月蝕之衝檢其所在而日躔宿度亦可明矣交會之顯者爲交蝕其微者爲朓朒數漏以考其薄蝕之時刻分秒窺儀以推其朓朒之東西早莫積年累歲會其變執其中則朔分宜可得矣五星之遲速雖無定勢而合見則有常期展管窺候積年累歲稽其有常之期以律其無定之勢因其合日之行以步其周天之道則星行其可正矣其間節目雖多而大端不外乎此此司天之道所以必本於實測而不可以私術

臆見斷焉者也以此求天不亦易且簡乎而逞其意以紛紛也奚庸

憲學源流論

梅定九名文鼎號勿菴宣城人有憲算全書

世愈降憲愈密而其大法則定於唐虞之時今夫憲所步有四曰恆星曰日曰月曰五星治憲之具有三曰算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躔離朓朒盈縮交食遲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憲者七十餘家疏密代殊制作各異其法具在可考而知然大約三者盡之矣堯命羲和御名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以齊七政憲者算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璿璣玉衡窺測之器也故曰定於唐虞之時也然憲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二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積差而至於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

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八十三年未有定論元郭守敬定為六十六年有八月回回太西差法畧似而守敬又有上考下求增損歲餘天周之法則古之差遲今之差速是謂歲差之差可云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南北東西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者也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此方不見食者人在月外必反見食宣明法（唐穆宗長慶二年壬寅徐昂所造）本之為氣刻時三差而大衍法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二十七所而近世歐羅巴航海數萬里以身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極為南北差測月食為東西差里差之說至是而確是蓋合數千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里之實驗

以定里差距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然易辨且其爲法既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法)至今日屢變益精以此然余亦謂定於唐虞之時者何也不能預知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之聖人以日之所在不可以目視而器窺也故爲之中星以紀之鳥火虛昴此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又以日之出入發斂不可以一方之所見爲定也故爲之嵎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以分候之此萬世求里差之法也嗚呼至矣

記四分(法)

李晉卿 見卷第一

四分術即後漢章蔀紀元之法蓋古(憲)所同也四分者析日以爲四分也以九百四十爲日法四而分之得二百三十五分故一歲之積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年而氣在日端十九年而

氣朔分齊七十六年而氣朔同在日端一千五百二十年而復於甲子日四千五百六十年而返於青龍歲蓋日之月分有十二度十九之七歲之月分有十二會十九之七故必十九年七閏而後氣朔之分齊四年而晷復初故必四章爲蔀而後朔日之分盡八十年而甲子日冬至故必二十蔀爲紀而後日之六旬周六十年而歲運一變故必三紀爲元而後歲之六甲窮所謂歲月日辰皆甲子而天與日月會於子以爲憲元者此之謂也此與三統一元之年數雖近而推步不同日法異故也然自太史公作御名書紀漢太初法而下所列者乃章蔀之數意者褚少孫所補少孫未學太初故直取古法附之然則古憲並同四分不自東漢始矣

記太初法

李晉卿

太初章會統元之法至朔同日謂之章交會一周謂之會至朔分
盡同於日首謂之統統首日名復於甲子謂之元其日法以八十
一爲分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爲小分以三百六十五又小分之三
百八十五者爲日之周天以二十九日又小分之八百一十七者
爲月之會日十二會不盡歲氣而閏餘生焉十九年七閏則冬至
復在月初而朔氣分齊故謂之章也然月之周天與會日不同時
故每月雖合朔而不在周道之交則會而不食太初之法計五月
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近交凡一百三十五月而一當交當交
則蝕既日月數之終也一章之日月雖會於冬至而不當交積之
二十七章則朔日冬至交會分窮故謂之會也又以日法計之一
歲全日之外小分三百八十五比之四分之法而少盈蓋侵小分
四之一也章會至朔之分未盡於日首積之三會則分釐相補復

得全日而冬至交會復起於日首而無餘分矣故為一統也然甲子者日名之端必氣朔肇於此日乃得㊟憲元之始故初統而得甲子次統而得甲辰三統而得甲申三統既盡則復值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交會分窮而一元章矣是以通而論之冬至者氣之始凡推步以為準焉一章之日月雖會然同經不同緯同度不同道也至於一會則同經而同緯同度而同道矣統則以得夫時之首元則以履夫日之端斯又以日辰干支與天月日星之紀而相合者也於是推之五星亦皆有會合之元焉歲月亦必有幹枝之首焉引伸觸類原始反終㊟憲家立元之法大抵若此

記渾儀

李晉卿

儀有三重其外一重不動者為六合儀所以定上下四方之位其

中一重旋轉者爲三辰儀所以象天體圜動之行其內一重周遊四徧者爲四遊儀所以挈玉衡而便觀察蓋三辰一儀尤爲要切其儀有三環一環以準赤道一環橫跨之以準二極一環側倚之以準日道三環交結相連上刻南北東西縱橫之宿度以水激其機輪使之日夜隨天東西運轉必使在儀之度與在天之度相應而不忒然後可以按候而仰窺也即以木星言之今夜經天之處距極幾度距赤道幾度於何知之以儀上所刻南北之度準之則足以知之矣又如木星行疾時今夜距昨夜幾度行遲時今夜距昨夜又幾度於何知之以儀所刻東西之度準之則足以知之矣以至日軌之南北平斜太陰之纏絡委曲五緯之遲留順逆莫不皆然然儀度雖與天相準而人之轉瞬難定故四遊儀挈衡管於中可以隨處低昂掛於儀之上而注視焉則儀度與天度相直不

爽如盤針定於秒忽之中而外薄乎四表蓋無幾微之差也古璇璣玉衡之說雖不可考然大要當不甚遠

璿璣玉衡解

戴東原 名震休寧人乾隆壬午舉人特授庶吉士

古測天之器其製不傳後世渾天儀設璣衡以擬其名未有能實得古製者也揚雄法言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渾天之儀得此三人者創始爲之器而蓋天宣夜二家莫之能述遂失其傳爲渾天者依仿古名釋帝典者援據漢製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考之周髀有北極樞北極又曰及北極璿璣之名有七衡六間冬至日當外衡夏至日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法所謂北極樞者今之赤道極也亦曰赤極隋書天文志所謂不動處即魯論爾雅之北辰所謂北極璿璣者今之黃

道極也。亦曰黄極。吳太常姚信昕天論所云冬至極低。夏至極起。釋周髀凡數家。未解北極璿璣何指。蓋其名出於古遠。世所莫聞。因思虞夏之璿璣。注徒以為可旋轉曰璣。不得其本象。夫在天有赤道極。爲左旋之樞。又有黄道極爲右旋之樞。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極。赤道極不動。黄道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度。古度法每一歲而周四遊。冬至夜半。北遊所極。春分夜半。東遊所極。夏至夜半。南遊所極。秋分夜半。西遊所極。是赤道極者又爲黄道之樞也。惟其然。故周髀謂北極樞。而黄道無其名。乃取諸測器之名以命之。用是知唐虞時。設璿璣動於中。以擬夫黄道極者也。衡横也。横帶中圜以界黄道。古有分至啓閉。謂之八節。分二分。至二至。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準以設衡。其五衡歟。外衡内衡發斂所極至也。外衡日發南所極冬至。内衡日斂北所極夏至。中衡南北之中。是爲赤道分也。自外入内交於赤道春分。自内出外交於赤道秋分。自南斂北。入次四衡爲春。入次二衡爲夏。當其衡啓也。自

北發南出次二衡為秋出次四衡為冬當其衡閒也周髀之七衡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其衡之名暨其規法由來遠矣

弧三角舉要序

梅定九 見前

(憲)家所憑全恃測驗昔者蔡邕上書願匍匐渾儀之下按度考數著於篇章以成一代盛典古人之用心蓋可想見然則儒者端居斗室足不履觀臺目不覩渾象安所得測驗之事而親之而安從學之曰所恃者有測驗之法之理在則勾股是也遭秦之厄天官書器散亡漢洛下閎鮮于妄人等追尋墜緒歷代相承考訂加詳至於今日厥理大著則勾股之用於渾圜是也今夫測量之法方易而圓難古用徑一圍三聊舉成數非有所不知也自劉徽祖冲之各為圓率逮元趙友欽定為徑一則圍三一四一五九二與今

西術畧同、皆割圓以得之、非勾股奚藉焉、西法割圓比例以直角三邊形爲主即勾股也、但異其名不異其實、然用勾股測平圓猶易、用勾股測渾圓更難、(憲)家所測、皆渾圓也、非平圓也、古有黃赤道相準之率、大約於渾器比量、僅得梗概、未能彰諸筭術、近代諸家、以相減相乘、推變其差、損益有序、稍爲近之、而未親也、惟元郭太史守敬、始以弧矢命筭、有平視側視諸圖、推步立成諸數、黃赤相求、斯有定準、視古爲密、由今觀之、皆勾股也、但其立法、必先求矢、又用三乘方取數、不易、故但能列其一象限度率、不復能求其細分之數、(憲)書之法、則先求角、既因弧以知角、復因角以知弧、而勾股之形、能預定其比例、又佐之八線互用、以通其窮、其法以三弧度相交、輒成三角、則此三弧度者、各有其相應之弦、弧與弧相割、即弦與弦相遇、而勾股生焉、苟熟其法、正反斜側、八線犁然、各相得而成勾焉、八線比例以半經全數爲弦、正弦餘

弦爲勾爲股又以割線爲弦切線與半經全
數爲其勾股表中所列勾股形凡五千四百於是乎黃可變赤赤
可變黃可以經度知緯可以緯度知經羅絡鉤連旁通曲暢分秒
忽微臚陳筆下位求諸中心可無纖芥之疑告諸同學亦如指掌之
晰即不必匍匐渾儀之下可以不窺牖而見天道賴有此具也全
部歷書皆弧三角之理即皆勾股之理顧未嘗正言爲勾股使人
望洋無際彼云直角三邊形此云勾股乃西國方言譯書時不知此理遂生分別又譯書者識有偏
全筆有工拙語有淺深詳畧所載圖說不無滲漏之端影似之談
與臆參之見學者病之茲稍爲摘其肯綮從而疏剔訂補以直截
發明其所以然竊爲一言以蔽之曰析渾圓等勾股而已蓋於是
而知古聖人立法之精雖弧三角之巧豈能出勾股範圍然勾股
之用亦必至是而庶無餘蘊爾[illegible]法之深微奧衍不啻五花八門
其章句之詰曲離奇不啻羊腸組度而由是以啓其扃鑰庶將掉

臂遊行。若揭日月而驂康莊矣。文雖不多。實爲此道中開闢塗徑。蓋積數十年之探索。而後能會通簡易。故亟欲與同志者共之。余老矣。禹服九州之大。歷代聖人教澤所漸被。必有好學深思其人。所冀大爲闡發。俾古人之意。晦而復昭。一綫之傳。引而弗替。則生平之志願畢矣。豈必身擅其名。然後爲得哉。余拭目俟之。

中西算法異同論

陳對初 名萬策又字謙季晉江人康熙戊戌進士官詹事府詹事有近道齋集

古今之爲算學者。自隸首商高而後。若劉徽祖冲之趙友欽郭守敬之徒。皆精詣其術。及西法至。而其説又有出於中法之外者。其異同可得而論也。夫中法言異乘同除。而西法總謂之四率。可謂異矣。而爲比例之理。則同也。九章之内。大要多同。借衰疊借之法。蓋衰分盈朒之變。其名爾。至中法謂之句股也用邊。而西法謂之

三角也用角三邊三角可以互求中法有不逮於西法者則八線表立成是也剖全圓而爲半周又剖爲象限立切割弦矢之線以成正方角何嘗非勾股與弦哉其所以妙於中法者用邊之術可以高深廣遠而已用角之術則本於天度所以在璣衡而齊七政亦無不具乎此蓋用邊者斜剖之方而用角者剖心之圓方者測地而圓者幷可以窺天也方程之用西法所無而借根方之算中法絕未有聞也又比例數之表不用乘除而用併減於平方立方與三乘方以上之算尤捷焉皆中法之所未有也至於古法之爲蒜子者今不復有所用者珠算而已西法則有籌算有筆算有矩算有比例規算其雜見錯出而均合於度數之自然視中法爲備矣蓋三代而後六藝往往不逮於古何止數學而已專門之緒鮮克壽究而西土以爲六學之一焉業於是者終其身竭精殫慮以

相尙也觀幾何原本一書自丁先生以來若六經之尊貴可以考其用心宜其爭衡於中法也雖然異者法也而同者理也若劉徽祖冲之趙友欽以四角起數所算圓周之率與西法曾無毫釐之差而西人以六宗率作剖圜八線者其術亦不外乎此可見理同而法不異兼中西之法神而明之則藝也而進乎道矣

新法序

王寅旭

炎帝八節憲之始也而其書不傳黃帝顓頊虞夏殷周魯七法先儒謂其僞作今七法具存大指與漢法相似而章蔀氣朔未覩其眞其爲漢人所托無疑太初三統法雖疎遠而創始之功不可泯也劉洪姜岌次第闡明何祖專力表圭益稱精切自此南北憲家率能好學深思多所推論皆非淺近所及唐法大衍稍親然開元

甲子當食不食一行乃爲諛詞以自解何如因差以求合乎至宋而㊟分兩途有儒家之㊟有㊂家之㊟儒者不知㊂數而援虛理以立說術士不知㊂理而爲定法以驗天天經地緯躔離違合之原概未有得也洪武初元統造大統㊟因郭守敬遺法增損不及百一豈以守敬之術果能度越前人乎守敬治㊂首重測日余嘗取其表景反覆布算前後抵捂余所創改多非密率在當日已有失食失推之咎況乎遺籍散亡法意無徵兼之年遠數盈違天漸遠安可因循不變耶元氏藝不逮郭在廷諸臣又不逮元卒使一代大典踵陋襲譌雖有李德芳爭之然德芳不能推理而株守陳言無以相勝誠可嘆也近代端清世子鄭善夫邢雲鷺魏文奎皆有論述要亦不越守敬範圍至如陳壤摭拾九執之餘津冷逢震墨守元會之畸見又何足以言㊟乎神宗季年西人利氏來歸頗

工憲算崇正初乃命禮臣徐光啓譯其書有憲指爲法原憲表爲法數書百餘卷數年而成遂盛行於世言憲者莫不奉爲俎豆吾謂西法善矣然以爲測候精詳可也以爲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誤而不辨不可也姑舉其槪二分者春秋平氣之中二正者日道南北之中也大統以平氣授人時以盈縮定日躔法非謬也西人旣用定氣則分正爲一因譏中法節氣差至二日夫中法歲差數强盈縮過多惡得無差然二日之異乃分正殊科非不知日行之朓朒而致誤也憲指直以怫己而譏之不知法意一也諸家造憲必有積年日法多寡任意牽合由人守敬去積年而起自辛巳屏日法而斷以萬分識誠卓也西法命日之時以二十四命時之分以六十通計一日爲分一千四百四十是復用日法矣至於刻法彼所無也近始以每時四分之爲一日之刻九

十六彼先求度而後求日尚未覺其繁施之中法則窒矣反謂中法百刻不適於用何也且日食時差法至九十有六與日刻之九十六何與乎而援以爲據不知法意二也天體渾淪初無度分可指昔人因一日日躔命爲一度日有疾徐斷以平行數本順天不可損益西人去周天五度有奇斂爲三百六十不過取便割圜豈真天道固然而黨同伐異必曰日度爲非詎知三百六十尚非弦弧之捷徑乎不知法意三也上古寘閏恆於歲終蓋憲術疎濶計歲以寘閏也中古法日趨密始計月以置閏而閏於積終故舉中氣以定月而月無中氣者即爲閏大統專用平氣置閏必得其月新法改用定氣致一月有兩中氣之時一歲有兩可閏之月若辛丑西法者不亦鑿乎夫月無平中氣者乃爲積餘之終無定中氣者非其月也不能虛衷深考而以鹵莽之習侈支離之學是以歸

餘之後氣尚在晦季冬中氣已入仲冬首春中氣將歸臘杪不得已而退朔一日以塞人望亦見其技之窮矣不知法意四也天正日躔本起子半後因歲差歷丑及寅若夫合神之說乃星命家猥言明理者所不道西人自命(法)宗何至反爲所惑而天正日躔定起丑初乎況十二次舍命名悉依星象如隨節氣遞遷雖子午不妨異地而元枵鳥味亦無定位耶不知法意五也歲實消長昉於統天郭氏用之而未知所以當用元氏去之而未知所以當去西人知以日行高卑求之而未知以二道遠近求之得其一而遺其一當辨者一也歲差不齊必緣天運緩促今欲歸之偶差豈前此諸家皆妄作乎黃白異距生交行之進退黃赤異距生歲差之屆伸其理一也(憲)指已明於月何蔽於日當辨者二也日躔盈縮最高衝運古今不同揆之臆見必有定數不唯日躔月星亦應同理

但行遲差微非畢生歲月所可測度西人每謂數千年傳人不乏何以亦無定論當辨者三也日月去人時分遠近眎徑因分大小則遠近大小宜爲相似之比例西法日則遠近差多而眎徑差少月則遠近差少而眎徑差多因數求理難可相通當辨者四也日食變差機在交分（西〔法〕名交角）日軌交分與月高交分不同月高交於本道與交於黃道者又不同〔憲〕指不詳其理〔憲〕表不著其數豈黃道一術足窮日食之變乎當辨者五也中限左右日月眎差時或一東一西交廣以南日月視差時或一南一北此爲視差異向與視差同向者加減迥別〔憲〕指豈以非所常遇故置不講耶萬一遇之則學者何從立算當辨者六也日光射物必有虛景虛景者光徑與實徑之所生也闇虛恆縮理不出此西人不知日有光徑僅以實徑求闇虛及至步推不符天驗復酌損徑分以希偶合當辨

者七也月蝕定望唯食甚爲然虧復四限距望有差日食稍離中
限卽食甚已非定朔至於虧復相去尤遠西(法)乃言交食必在朔
望不用朓朒次差[西(法)名次均加減]過矣當辨者八也歲塡熒惑以本天
爲全數日行規爲歲輪太白辰星以日行規爲全數本天爲歲輪
[(憲)指又名伏見輪]故測其遲疾留退而知其去地遠近考於(憲)指數不盡
合當辨者九也熒惑用日行高卑變歲輪大小理未悖也用自行
高卑變歲大小則悖矣太白交周不過二百餘日辰星交周不過
八十餘日(憲)指皆與歲周相近法雖巧非也當辨者十也語云步
(憲)甚難辨(憲)甚易蓋言象緯森羅得失無所遯也據彼所述亦未
嘗自信無差五星經度或失二十餘分[西法一十二分]躔離表驗或失數
分交食値此當失以刻計凌犯値此當失以日計矣故立法不久
違錯頗多余於(憲)說已辨一二乃癸卯七月望食當旣不旣與天

失食失推者何異乎。且譯書之初。本言取西法之材質歸大統之型範。不謂盡隳成憲而專用西法如今日者也。余故兼採中西去其疵纇。參以己意著憲法六篇。會通若干事。考正若干事。表明若干事。增葺若干事。立法若干事。舊法雖舛。而未可遽廢者。兩存之。理雖可知。而非上下千年不得其數者闕之。雖得其數而遠引古測。未經目信者。別見補遺。而正文仍襲其故。爲目一百幾十有幾。爲文萬有千言非敢妄云窺其堂奧庶幾初學之津梁也或曰子雲稱洛下爲聖人。識者非之嗣是名憲代興。業愈精而差愈見徒供人之彈射。子今法成而彈射者至矣曰培塿阜者易爲高浚溪谷者易爲深夫憲二千年來差愈見而法愈密非後人知勝於古也增修易善耳或者以吾法爲標的則吾學明矣庸何傷

舊中法選要序

薛儀甫名鳳祚益都人有(憲)學會通河防輯要

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重黎羲和之後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有史佚周秦之間閏餘乖次嗣是以後遂失其傳劉歆造三統(法)始立積年之法爲推步之準漢末劉洪造乾象(法)始悟月行有遲速極差有五度餘晉姜岌造三紀(法)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所在宋何承天造元嘉(法)始悟朔望弦皆定大小餘及測景定氣祖冲之造大明(法)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北齊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盈縮入氣加減隋劉焯造皇極(法)始悟日月皆平行一度二至後有盈縮唐傅仁均造戊寅元(法)頗采舊儀始用定制李淳風造麟德(法)以古(法)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法以避晦晨月見僧一行造大衍(法)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徐昂造宣明(法)始悟日食

有氣刻時三差宋周琮造明天法始悟日月會合爲朔併朔餘虛分爲日分姚舜輔造紀元法始悟食甚泛餘差數元至元時郭守敬王恂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所測實數考正者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三曰赤黃道差四曰赤黃道內外度五曰白道交周憲成名曰授時遵用三百餘年崇正戊辰西洋湯若望道未羅雅谷味韶譯西法其法視中加密

國朝興遂頒行天下此從來中法之沿革也昔人皆以特出之聰明創立一義當時莫不驚爲神奇殆繼起者出而神奇更成陳跡然皆不能不借爲增修之地則以陳跡爲土苴是後人之忘元背本也茲舊中法遞要備載大統授時前人遺躅咸在矣可以存前

哲之苦心可以備後人之探討若曰有時憲新法有新西法遂可存之不論也誠何心哉康熙三年甲辰六月望日

自漢末劉洪至名曰授時十餘行全本元齊氏履謙所作郭守敬行狀

中法占驗序

薛儀甫

羲和氏以憲象察七政且考驗之憲學之有占候舊矣然以彰往察來乃有元象著明竟無事應者此占驗之不足盡憑者也抑且君相造命統天立極凶吉成於惠逆禨祥本之敬怠此占驗之不當盡憑者也至於修禳之術尤謬戾不經之事其關切於人事而不可已者則修救一事是已夫水旱疾疫饑饉兵革與夫政教之寬猛時務之得失當其事者遇災而懼則否可使亨非細故也從

來七政變異皆歸之於失行今算術既密乃知絕無失行之事其順逆遲留掩食淩犯一一皆數之當然此無煩仰觀但一一推步皆可坐照於數千百年之前若豫行飭備令災不爲災爲力更易至於日月五星之外別有雲氣風角之異殆如人生相貌骨格既定於有生之前及禍福將至又復發有氣色以示見於外其事彌眞其救彌急第占驗之書皆不根據理要往往以穿鑿之見鄙俚之談謾相傳授如畫鬼者然恣爲險誕不惟令觀者訝其妄而且惡其謬戾乚今取近理者數種餘悉刊落付之巨燄不過百存一二其於卜法亦無不備大抵意有蘊藉理煩椎琢庶乎此道足重如首冊洪範庶徵一段淳厚大雅是爲占學模範加以劉向諸人則如蜮如鬼矣不知果爾遂能符合不爽乎抑且徒增障魔耳吹藜天祿世競傳稱其視吾爲何如人

分野

馬宛斯 名驌鄒平人官靈令有繹史左傳事緯

分野[illegible]說古人罕詳言之周禮保章之職既難考論而見於左氏內外傳者猶可類推也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故伶州鳩曰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也則鶉火爲周分矣晉文即位歲受實沈故董因曰晉人是居則實沈爲晉分矣襄二十八年歲淫元枵禍衝於鳥尾周楚惡之則鶉尾爲楚分矣昭十七年星見大辰梓慎知宋鄭之災曰宋大辰之[illegible]也則大火爲宋分矣獨其說有可疑者星紀北而吳越南井鬼南而秦居西虛危在北齊表東海降婁屬西魯宅曲阜或又以受分之始歲星所在爲說然有絕而復續者封曰既異前星又豈可據乎[illegible]春秋戰國地域變遷三晉未分晉當何區秦拔西河魏當何屬周末東遷何故已直鶉火陳滅於楚何以

而入韓分且中國幾何蠻夷戎狄豈日星所不臨哉天道在西北
而晉不害越得歲而吳受其凶皆以歲星所在言之也然豕韋實
衛晉何以吉吳越同野吳何以凶衛既水屬何故與宋陳鄭同火
而裨竈先知之且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祀是又齊薛之分
矣此皆不可曉諸前哲 自有見也

分野序

顧景范 名祖禹常熟人有讀史方輿紀要

五行之質位於地五行之氣麗於天九州十二國位於地者也二
十八宿十二辰麗於天者也氣與質之不相離也猶影響也周禮
列保章之官春秋時分星之畧徵之子產而梓慎裨竈之屬亦往
往以此驗郡國之休咎後世司馬遷班固蔡邕皇甫謐諸家亦從
而著其說而史傳所記如高詡中允崔浩高允之徒以迄近代之

善言天文者有所推驗類皆不爽而世儒則疑之以爲稽其世次則韓趙吳越不並列於一時考其區分則交阯九真未版圖於周季按其方位則降婁析木不同符於土封語其廣輪則環海四夷何無與於分野膠執無乃過與夫以十二辰之次配以十二國亦猶言天度者寓以名而紀其數也五行以相生爲用相克爲功或配合以成能或錯綜以盡變達於其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野無不可言也余畧爲差次所聞以備方輿之闕畧若其穿鑿附會誕妄而不經拘牽而失實者概無取焉

七政解

戴東原 見前

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出鄭康成註孔傳同乃魏晉閒人爲之竊取於鄭註者後儒悉從之伏生尚書大傳則曰七政爲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

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司馬子長作天官書馬季常注尚書又以爲北斗七星三說參差惟鄭近是然稽之於古實無明證堯典御名象日月星辰星謂中星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所云星辰同於堯典孔穎達曰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其說得之五星後代㦅象推測漸詳唐虞時恐未必及此即推之不失亦非定四時成歲攸關何以與日月並稱七政乎帝王之道莫大乎敬天勤民天事遠不必盡知無傷於大智如日月食五星掩犯聖人但懼而修省不求預知也此其意深其務切其道大其智遠惟日月運行寒暑物候因之變遷必察之治㦅準以出政與之不違敬天勤民重人事也然則政之爲言據人事非據天事堯命羲和終之曰庶績咸熙皋陶謨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庶績之熙也凝也由政之得宜而政之宜由順天歲月五辰而七凡所以順天出政不外乎是禮

運亦言播五行於四時天下事物統以五行則無或遺序以四時則歸於順二者運而一也推日月之運循五行之序於是有歲之政焉分至啓閉是也有月之政焉正月告朔是也有水火金木土五者之政焉法制禁令宜於時而布其事是也分言之其政有七約言之敬授民時而已五行所屬何者不舉而歲月有政聖人所以奉天時謹其節也(憲)法久則必差非天之變動亦非法之當改渾圜至大數所難窮譬猶寸寸累之至尺則差銖銖計之至兩則差故設器觀象與法相濟使差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既覩者修正之舜攝位之初而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斯以見政無弗順天在璿璣玉衡者審驗天行也以齊七政者齊人事合天也庶績熙凝之本也至若五星之行無關授時之大在(憲)家積驗知之豈所急哉

柚堂筆談

盛秦川 見卷第十八

七政之盈縮遲疾皆其躔度之自然占家以爲失行者非也以（憲）理論之則非而占家別自有法不可拘執也歲星一歲移一辰者亦就大畧言實則行一辰有餘也據今法分一辰爲十萬八千秒歲星每年平行十萬九千三百零三秒有奇於一辰外多行一千三百零三秒有奇八十三年即超一辰授時法亦然三統法謂百四十四年超一辰者與今不合若一行五星議詳唐書則尤治絲而棼矣蓋治（憲）與占驗固屬兩途而吉凶休咎之占又兼六物昭七年伯瑕曰六物歲時月日星辰儒者既所弗道術家亦秘之非可考矣然歲星雖有超辰而左傳所言歲星無超辰之證襄公十八年丙午歲在娵訾二十八年丙辰傳雖云淫於元枵此偶爾行疾度所致而仍復於星紀故三十年戊午在娵訾

之口明年始及降婁昭公八年丁卯在析木九年戊辰仍在星紀十年己巳在顓頊之墟元枵也十一年庚午在豕韋（即娵訾）十三年壬申在大梁惟三十二年辛卯亦宜在析木因傳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一語杜氏遂以爲在星紀耳未可遽信（分野之說諸家或不同別有考）且昭九年陳災裨竈曰五年陳復將封封五十二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又傳昭八年史趙亦云陳顓頊之族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按陳之後亡在哀十七年癸亥去昭九年戊辰正五十二年歲五及鶉火若昭三十二年辛卯已超入星紀則哀十七年當在鶉尾與史趙裨竈之言不符矣

從來解北極者其失有四論語爾雅疏以北斗爲北極也蓋天星以斗名者三（南極小斗不在中土見界之內姑勿論）北斗七星斗斛之斗五星斗牛之斗六星以七星在三者之中最近北故謂之北斗猶之乎南極

老人之非南極也一朱子北辰辨以帝座爲北極也天星以帝座名者四在紫微垣者五帝內座在太微垣者爲五帝座在天市垣者爲帝座在攝提間者大角亦名帝座援神契云大角爲座候宋均曰座帝座也術家謬其說曰是四者皆居其所而不動則一天而四樞矣朱子固已闢之然欲專指紫微之帝座爲北極猶未盡善紫微之帝座雖在常見不隱之中而去極且十二度以此爲極是仍一極矣知太微天市攝提之帝座不可爲極則此之帝座亦猶是也或曰極星也后也庶子也帝也太子也天官家謂之北極五星朱子云天樞有五其二最明者曰帝座太乙常居也然則朱子所謂帝座指北極之帝星非五帝內座也曰北極五星者以近極而名耳星有五豈極亦有五乎帝星之不可爲極亦猶五帝內座也一晉志以極星爲北極也北極居其所而不動稍離秒忽即未免於動矣極星雖

切近於極而不正當一點呂覽云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沈存中以管窺極見極星沿管而行安得謂之居其所或曰極星去極之度古近今遠沈存中測得去極三度强齊梁間測得去極一度强則春秋時當正合爲一點似以極星爲北極亦無不可曰北極北辰也以羣動之所宗而言謂之極以天壤而言謂之辰辰無星處也孔子言辰不言星也一則或以七十二度爲周圍之度也夫七十二度者常見規之全徑半之爲三十六郎嵩洛北極出地之度也北極出地隨方不同常見規之全徑亦不定於七十二若周圍之度總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自古天官家每多詭說以惑人先儒亦不免誤聽其說朱子語類有云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極星也動只他近辰雖動不覺又曰史記載

北辰有五星太乙居中是極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此二條最明晰大全收此已足如再以旁說雜之轉生障翳今有一言以蔽之曰北斗曰帝座曰極星皆星名也知北極之非星則諸家之說不待辨而決矣（史記云中宮天極星其一常明者太乙常居也是指五星中之帝星不指極星又有太乙一星與天乙一星在紫微垣門口極星一名天樞北斗第一星亦名天樞）

宋仁宗有寶元天文祥異書十卷後人因有祥異賦或以爲朱子作恐是託名然此法雖聖人亦不廢保章與馮相周禮并存然要以德爲主無德而有其術適足亡身至庸人強誣天道更無論矣蓋善言天者必驗於人申繻曰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莊十四年）周内史叔興曰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僖十六年）士文伯曰國無政不善則自取讁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昭七年）

齊侯欲禳彗星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昭二十六年然則堯舜湯武之世雖有薄蝕彗孛無害於明盛又非天變不足畏之說也晉義熙十四年彗星見八十餘日魏主憂之崔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事無釁又何畏乎昔王莽之世星亦如之今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凌夷[illegible]遠彗之爲異其劉裕之應乎浩又曰興國之君先修人事[illegible]後觀天時更足與孟子相發明

繁星麗天以宿名者二十有八就其分而言曰星以其爲日月所躔離而言曰宿其義如信宿之宿宿也星也一而已矣周禮馮相氏哲蔟氏惟言二十八星之[illegible]號而曰不詳爾雅星名逌十有七星無女危胃觜參井鬼星張翼軫月令曰躔及中星合之得二十有六又有建弧而無箕昴角張至於秦漢諸家二十八星之目

始詳其說復有二曰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者此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天官書及太初以來（憲）家相傳之二十八星也而史記律書則有建罰狼弧無斗觜井鬼又昴謂之留畢謂之濁柳謂之注特牲禮宗人執畢法云畢如叉形似畢星故名焉按此濁同噣一作笭□魚者也律書曰濁觸也柳星勾形如注考工記輈注則利準注云□之揉者形如注星昴同丣後人音同卯非也昴爲丣之宿昴从日下丣不從卯篆文丣丣形似丣字中開爲異耳故詩即昴之倒文此詩惟參與昴吳才老叶音力求切不知本音留無煩叶也又昴數十星成一聚若榴之子似之故以名果焉律書雖後人所補其來有自賈氏第據漢志以□周禮其果合於當時之所謂二十八星否耶予竊謂二十八星者原於演禽家欲以合乎四七之數以分配七政而（憲）家承用之（憲）法與演禽同出一源實則治御名明時不必拘此凡近乎黃赤二道之星皆可用此夏小正所以有南門鞠織女月令旁及建弧魯（法）及甄曜度并以斗易建舍井鬼而用狼弧不

特見於律書者爲然也。或曰昔人謂黃道帶天一周，適當其度，而明大者惟二十八星。餘或不當度，或當度而微暗，故止二十八也。曰不然，以言當度，則列宿中亦有不當度者，如奎壁張翼是也。餘星亦有當度者，如左右執法、天江外屏雲雨等是也。若言當度又明大，則軒轅之權星，不數倍於張翼乎。故知列宿之定以二十八者，所於演禽而㊟家沿用之者也。演禽與奇門壬遁諸術，儒者所弗尚，而聖人却不廢。若蓐氏以方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星懸於巢以去天鳥，周公則固用之矣。此儒與聖之分也。蓋儒者聖人之大宗，而術家其庶孽耳。